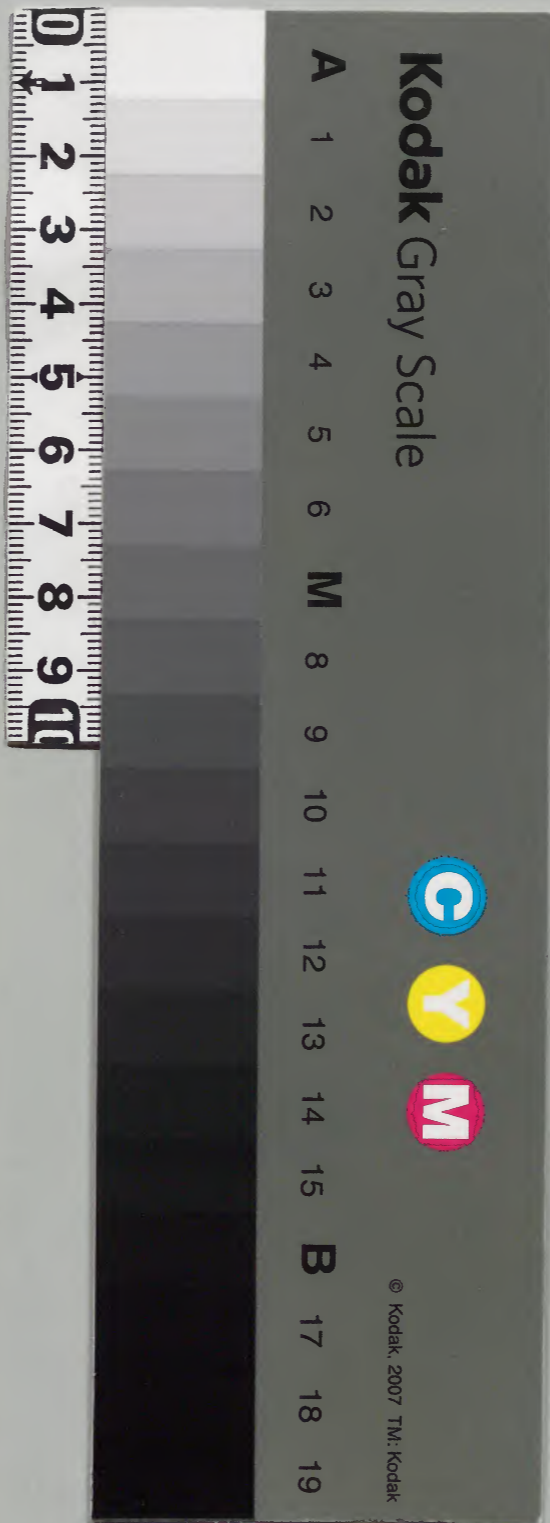


國史

六

庫文閣内			
五	八		和
函	一	六	
	五		書
六	二	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8653
冊數	12 (6)
函號	150 24





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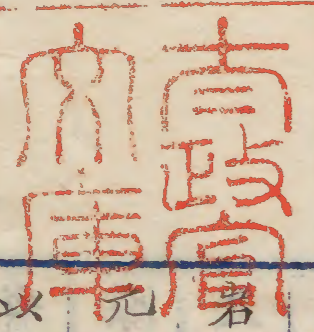
六

古人有

明治二十三年三月

内務省

内務省



秋月高橋相良立花傳第十五

秋月種長劉姓漢靈帝曾孫避難日本其後也云壽

永亂大宰大貳種成者以奉其家為行宮削邑食秋

月數百戶因為秋月氏種長王父文種時大友義鎮

強滅文種之子種賢僅九歲人或負之奔周防十

三入父舊古所城引薩共政殺義鎮將高橋鑑種于

若錯立弟元種為高橋氏後居若錯秀吉入九州攻

若錯降之怒城彊多敗殺士卒徒種賢高鍋食万石

種宮崎食五万石盡毀二十一城平之朝鮮之役

以種賢入唐馮取豫種三增食二万石慶長五年種

内閣大庫

亦不圖

寶子種長與元種攻伏見三成自大垣如關原留福
原直高垣見家純熊谷直陳相良長每種長元種守
大垣水野勝成等以不得如關原必欲屠大垣元種
長每殺家純直陳降于勝成神祖赦削元種邑
不得歸國後妻兄阪崎貞成討元種匿亡命遷柳川
國除甲寅種長卒子種春以幼特遣其兵于阪耶蘓
時歸國待徵令其後國無事玄孫種美當德宗朝
相良長每二階堂周賴後也周賴生于遠相良以故
子孫氏焉徒玖麻者長賴孫世屬菊池氏至長每時
菊池氏衰大友氏始盛役屬相良氏後以從秀吉定

九州為侍從宮内少輔三成亂遣使教言不敢背之
意然衆少不能獨立為三成攻伏見神祖以長每與
元種等守大垣斬家純直陳赦食二万二千石後二
年以母徒江都諸侯効質從是始後再會圍阪初神
祖命推葉入那須久太郎紀之助左近貞鷹如事豐
臣氏元和五年那須彈正殺久太郎欲獨有山中
之亂上使阿倍正之大久保忠成往治二人至以使
宜誘殺彈正以那須為玖麻附庸長每曾孫長有今
嗣為侯

立花宗茂大友能直後也高橋鎮種為秋月種宝城

之大友義鎮令宗茂父吉弘鑑種與養父戶次鑑連
攻種賢鑑連亦能直後也養宗茂兄弟為子居宗茂
立花居直次室滿為高橋氏於是薩救種賢攻殺鑑
種于岩錯拔室滿虜直次種賢將殺直次薩侯大薄
種賢為人以直次歸薩明年宗茂從秀吉定九州定
食柳川十三万石賜姓羽柴氏并侍從左近將監從
圍小田原北攻岩槻時秀吉屬意朝鮮未敢有言以
為諸將中獨宗茂可謀自岩槻召還遣國北朝鮮之
形神祖以為諸侯柳川尤遠與糧給驛失既伐朝鮮
明將知諸將皆如蔚山圍釜山者三万人宗茂兵不

足千人夜擊盡破明兵散走三成作亂宗茂如大坂
攻伏見大津既三成敗使木下家定曰金吾及軍
敗惟子不肯太閤之德願從子死于阪家定如者秀
吉正夫人而不與定夫人相得而厚于神祖是以不
聽宗茂應使者曰子勞軍事昔在大閤命我為高臺
君衛我亦死于斯已宗茂不懌如阪求見輝元
辭宗茂大怒曰阪之事復無可為者去歸柳川會依
賀侯欲攻柳川贖子之罪宗茂與戰江上殺傷甚多
黑田孝高加藤清正使人謂宗茂曰君去柳川伐薩
上寬大必赦君且伐薩有功何憂無柳川宗茂曰臣

不愛柳川若與之佐賀推首陷胸臣不知也清正乃
親迎宗茂欲與共伐薩之降清正奉宗茂以万石不
受如江都見土井利勝之白為世子友封棚倉侯
甲寅從攻阪乙卯助木多正勝持其父所部以其父
正信在軍中也上嘗曰宗茂伐敵無不克江上之戰
用寡擊衆動輒衆勝侯小邑無快之之心竭力事上
迨神祖在再增封親之過故舊遊諸侯邸未嘗不從
元和六年封柳川十二万石召養子忠茂加元服忠
茂者弟之子也耶蘓起總督重昌以為賦雖衆強壯
絕少使佐賀兵走其東忠茂襲其西賊強死者如丘

重昌乃使鴻原侯助之侯嫉忠茂恃有其功不戰忠
茂乃退後鴻原侯以是抵罪上聞賊強遣宗茂偶見
賊衆謀歎出數入舉手相語所指筑前與唐津營也
乃告使脩完其夜賊出不克去是年還自役有病上
親往問之竟致仕立忠茂之逐蜚船舟三十兵四
千軍容甚盛上命執政與之書忠茂老子鑑虎立鑑
虎老子宗尚立宗尚德宗時卒立從弟清直
初薩侯見直次子秀吉之與之柳川旁万石閑原
之役失邑從兄如江都後為立花氏從攻阪賜邑于
筑波下宗茂封柳川割三也與直次子種次合前為

欲伐氏直先使責讓退軍有日築壁于阻子一欺
我氏直恐告氏規乃獨騎詣參軍中見神祖得解
去還秀吉召氏直朝京師氏政欲得質子而後行獨
與未敢言聞秀吉欲伐之遣氏規適言沼田後沼田
事敗西兵日出氏規謂氏政曰關東之兵不足待天
下不若與之和氏政不可氏規曰若不和也取沼津
阻富士川不可坐取因氏政又不可西兵攻蒜山常
不利秀吉欲還神祖使內藤信成操書往見氏規
至小田原約割二野二總安房時有伊相武氏政
不知見黑田孝高乞降氏規歎曰無約降之何以保

社稷此北條氏亡之時也不見氏政歸蒜山秀吉遂
不用神祖之言殺氏政遣氏直氏規高野約與之伯
耆云秀吉歸京師與氏直狹山万石明年病瘧死使
氏規有狹山慶長五年氏規卒子氏盛從至小山還
戰關原阪之戰氏盛已死子氏信從軍氏信子氏宗
嚴宗時乞體骨立從弟氏治之自大衛將政給事
中卒子氏朝為京師防火使德宗時為伏見尹遷奏
者兼祠曹氏朝卒子氏貞立
北條氏勝本福嶋氏自王父時事北條氏有大功居
甘繩賜北條氏秀吉伐小田原氏勝與松田清秀間

宮好高守山中西兵圍之五万人其將一柳直未戰
死氏勝使レ報氏直曰公至敵可敗矣氏直不可戰
益不利好高死敵而城陷氏勝亡歸甘繩望氏直不
用レ已言不敢如小田原必欲死甘繩使者歸譖氏勝
レ不來疑有二心秀吉聞其君臣有讎使里曰孝
高名之不至神祖雅知氏勝令贈之書曰我欲與子
平氏勝喜此言與使者至小田原導淺野長政本多
忠勝東徇降江戶以東又導石田三成取館林小田
原風氏勝持從氏直行神祖留之彼居岩留關原之
役自宇都宮還守岡崎會石川貞清棄大山逃氏勝

內
卷
九

馳入大山三成死如丹波守龜山氏勝從封久野卒
無子以保科正直子氏重為嗣甲寅守岡崎既又往
守岸曲明年屯橋本太宗時從封關宿田中掛川食
三万五千石咸以功故也氏重卒無子國除
板部岡融成自又時事小田原才辨精爽事有行軍
處守決爭訟掌賓客四方之事為八大令越中守屢
使如大阪言沼田歸于相氏政將朝京師未命行期
會沼田守攻取名胡桃秀吉怒囚融成伐之北條氏
使吏責融成曰相不信亡國其君實為之耶抑亦行
人之易辭耶子亦何面目見人融成請見曰是非寡

內
卷
九

君之不信亦非使者之易辭以不令之臣知有國不知有天下也夫相以區々一隅受天下之兵五月不可謂無謀至身死國亡天也自古無不亡之國不獨相臣何愧秀吉曰子為孤囚不辱使命賜園野氏使任秀秋三成亂為使者如江戶遂留為麾下士佐竹氏北徙監井伊直政柳原康政共定下妻二子房恒房次房恒從戰關原圍大阪功次為砲隊長房次從氏直如高野氏直死事氏規神祖召使仕紀遠山友政加藤景廉後也自景廉子景朝號為遠山氏後世居濃苗木友政父友忠從尾君有軍功尾君

死秀吉以友忠為森長一之屬友忠慚恨不從奔參死友政因事參東遷時為柳原康政之屬三成作亂岩村城主田丸其忠苗木守閑治兵速兵欲動信刀神祖召友政問計何出友政曰是不足憂然難喻度神祖廼令友政將故木曾氏兵往信便宜從事友政如信往々討平為其忠所欺作亂者拔苗木圍岩村三成敗其忠降德祖軍至木曾男女愕遁走山谷之間友政諭令友其所出芻蕘菽粟供軍以功封苗木侯甲寅守桑名乙卯從攻阪自友政後無事玄孫友由滯河色出夫人然愛下納諫而改其行特不能正

酒享保七年病卒子友將立友將無子卒立叔父友
英之亦無子以松平賴明子友明爲後
遠藤慶隆其先投津人移居美濃足利氏時下野守
東常縁善歌有寵食邑郡上其後常慶無子與邑慶
隆父盛教而遠藤氏之宗居大北者亂基死于朝鮮
其孤曰胤直石田三成惡慶隆子秀吉徒食小原七
千石以其故所食都上萬八千石與綿兼道朝慶隆
是以怨通朝是時織田秀信統濃軍事後爲三成發
兵伐大山慶隆謝使者曰內府輔少主令天下君雖
統濃軍事非內府之令不得發兵而况伐之子秀信

怒欲攻之會東兵至慶隆知通朝子貞通如大山以
金森長近西尾忠政攻郡上是時貞通悔欲絶三成
而怒慶隆攻郡上引兵歸郡上與戰敗之慶隆遣辯
士說太郡上貞通不可弟遣質子罷兵慶隆遂云得
質子許其降神祖以爲不實不報以從戰關原及降
其宗與賊者胤直食八幡山二萬五千石阪之戰咸
叱閻峯慶隆寬永初老以外孫三木氏之子慶利爲
後慶利曾孫常久元祿五年死幼無嗣上方欲尊傳
姬宗族無由於是三上萬石封姬族子白瀨胤親
奉遠藤氏祀胤親子胤將德宗時大衛將大阪右副

副留守六 稻葉貞通伊豫王子小千後也越智小千以名為姓其居河野者為河野氏而源賴義子親清養其後以故今河野氏者本源氏也貞通曾祖通富避仇居濃為林氏又改藤姓稻葉氏父通朝屬齊藤氏衰居曾根事尾推誠人心腹中大得眾矚尾君代越淺井長政背盟羣賊乘之聚結絕尾君之後通朝父子轉戰破賊江南因之粗平柳川之戰以明智光秀柴田勝家從參伐越親當江兵神祖辞二將日得通朝為後軍足矣尾君許之已參涉水戰越見通朝不動顧望

以敗通朝因襲江軍之後江兵大敗尾君曰今日參功第一通朝次之云攻楨鷗通朝貞通典通先衆登城攻越追越君至平泉守通朝必利而越將殺越君降後助參攻掛川尾君薨子信孝統濃軍事欲誅秀吉通朝以為不克背降秀吉小收之戰參兵擊走森長一諸將欲避其鋒通朝曰我先矣不死敵其能久乎我死可克整陣而待參兵乃還後移郡上卒貞通還自小山織田秀信令貞通成大山慶隆等因之攻郡上貞通次子通孝約降出城有日貞通是時告悔于福嶋正則二語護軍罷慶隆等矣慶隆不可貞

通乃伐破其衆入郡上慶隆乃去神祖至園崎通孝
微知敵伏兵豆戶小收往見言之神祖因道清洲以
通孝為右忠封万石神祖至清洲令又收郡上已以
從關原封印杵五万石三年卒之三年通孝死以孤
通照幼寄邑于典通壯賜邑于外不得復為族典通
後無事享保中印杵族董通建島稷廟董通子恭通
為上塞决河後通孝
真通弟重通秀吉時蒙豐臣姓為兵庫頭受清水城
有二男一女男曰道通通廣以女嫁岩手城主牧村
政高政高死朝鮮而子如以道通假為城主後竟不

還其孤會津之役見神祖于勢多請從別有所使還
岩手與富田信孝分部光嘉攻丸鬼嘉隆為之所敗
咸走入己邑連兵拒嘉隆以故雖深怨道通不能深
入攻之神祖誅三成從道通為田邊侯慶長十一年
甲斐守通廣坐為歌舞伎奪所食万石明年道通卒
子紀通五歲立之約娶松平清匡女乙卯從清匡攻
阪之兵觸突破陣紀通猶幼奮擊破之清匡時未有
男子以紀通為右能心欲為嗣至封大坂請紀通居
中嶋後清匡從姫路又從從福智山以幼嫁知攻事
忠秋正保中自修城隍慶安元年大行殺戮城上發

砲觀人避九隣國以為反為之備於是忠秋偽為疾
如有馬紀通欲往見之人或留之曰君往便為虜是
為上未伺君紀通大愕欲自歸于上猶與狐疑少頃
自殺國除
筒井定次先世為南都僧奉三笠祠四十餘世足
利氏之時稱為強族有和州之半尾君定畿內其將
明智光秀言委順慶和州既從尾世子滅松永久秀
是以與之和州以女妻定次之子者順慶從弟而為
之嗣子後織田氏死取神祖妹光秀弑尾君以為順
順不肯已使人來求救順慶欲戮其使板倉勝重曰

公許光秀使出兵八幡觀勝者從之万全之計也順
慶悅襲光秀破之秀吉不善順慶不戮使而聽勝重
然諸將方強賞以二万石之地天下於是昇筒井氏
從是順慶常從征伐秀吉稍用其計画還自小牧順
慶病死明年秀吉徙定次于伊賀盡奪附庸之地定
次好內不納諫賢臣森好高松倉重政鴻友之皆出
奔秀吉怨定次淫而無禮為其有切釋而不誅慶長
五年神祖在小山歸定次上野會新庄直賴誘河村
正之松浦祐次取上野定次不得歸國從戰關原追
破薩兵遂進定郡山中坊秀行欲討正之祐次失

守之罪二子怨之是時定次屢加阪從婦人當其未
還將殺秀行以兵自守定次不祭逐秀行十二
年秀行令子秀政上書言伊賀侯瀛不恤國常居大
阪與娼伎寢處潛奉耶蕪交通阪將大野道軒下吏
按驗有之離主婚廢徙岩城子順定徙今沼後二年
上野人殺南都尹秀行甲寅以郡山万石封順慶宅
養子定慶之與騎三千六人拜定慶主殿頭慶之
紀伊守從攻阪是時城中多筒井氏之矢定次廢時
阪人貨得者也城中又多上野人通定次使發覺父
子誅死定慶之之雅不善定次故得不坐明年阪呂

定慶之之兄弟不聽曰上遇我厚雖死不可背慶之
曰阪怨我不如必來墨闇峯以待定慶不可欲求救
猶與不決阪將治房踰闇峯伐郡山兄弟亡之福住
自殺死

河内守朽木元綱佐之木氏疏屬世居朽木谷王父
植綱會足利氏木多難事之終始不渝元綱遠事大
將軍義昭慶長五年從大津侯軍于敦賀悟三成或
衆力微未以有伐之還出閑厚與筑前侯擊破大谷
吉繼其夜見止謝初與賊之罪上慰遣之令造橋于
一勢多甲寅屯天野禁軍人擾民若明年守闇峯元

綱子宜綱寬永中為使者造中堂殿山其子孫居朽
木谷比小國宜綱弟祖綱以取稻葉正成女貴幸自
有傳
西尾光教本勅井氏丹波人也王父光秀見波多野
氏衰公如參西尾事氏家氏光教事尾為豐後守食
攝斐二万石迨參公伐會津令才及光教之日我
事公無所失公豈遺我耶詣軍所所逢大谷吉綱于
垂井吉繼要之如澤山光教陽聽之間行至小山吉
繼望其陽聽已攻殘楫斐光教還與諸將取郡上曾
根三成以為無曾根岐阜不可復使辨士說光教之

不聽攻拔大垣以功封四万石神祖善光教之節
甚尊敬焉至躬為取飲子嘉教從阪之軍光教屯泉
州禁虜掠元和中父子咸死西尾氏衰
山岡景友伴姓毛收景廣後也景廣居江毛收子孫
散居和江之間或為多羅尾氏或為山岡氏其邑大
氏可二万石景友昆身四人長兄美作守景隆明智
光秀為子光任要其女定弒尾君使召景隆以
乃燒賴多橋追破水軍琵琶湖不得攻安土參公過多
羅尾與次第對馬守景佐為膳所城主者送至御伽
峯此時盜賤益多左右咸光秀黨也棄瀨多保信樂

景佐逃之越々敗走駿府景友景佐弟為三井寺僧
事信雄為倫前守信雄與秀吉平會景隆死代為瀨
多城主事秀吉有寵秀吉薨石田三成將作難景友
為公遊說解敵諸侯慶長五年少弟甫庵還俗曰甲
賀某舉族死難伏見景友自小山欲歸瀨多道梗不
能行從關原之軍追敗長來正家于大鳴斬首百餘
級降桑名神戶龜山上日子有何策取三城易於友
掌景友曰是皆上之威武臣有何策上悅復遣福智
山景友復降之以功封古渡萬石甲賀士十人卒五
十人皆屬上常就求茶尤善遇之景友封一年卒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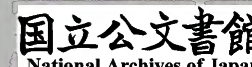
子景本猶幼賜景本父主計頭景以五千石後景以
為山田今景佐子景長行人御史曾孫景助長崎令
景以卒景本嗣景本死無子景文於是絕其祀
史臣曰北條氏有一氏規而不能用竟以滅亡然宗
祀猶寄此人可觀天道與善焉如氏勝狗地東方望
病者乎遠山等小侯守節全宗賢哉筒井氏之禍始
于正之成于秀行儉士下可迤如此可不慎哉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小笠原真田水曾根保科諏訪依田傳第十七

卷四十二

小笠原氏與武田氏同宗後醍醐帝時信濃守貞宗
教太子諸正射御貞宗曾孫長秀集今川伊勢小笠
原三家之所傳習禮節撰著三議一統十二卷天文
中武田晴信強小笠原長時戰敗自深志奔越死會
津長時子貞慶如參以容從軍定遠洲伐越前兵于
柳川尾君死長時弟貞種因越兵歸深志貞慶是時
在京師歸歸逐貞種納質臣于參後與石川教正通
使于阪聞教正以質子亡貞慶乃發兵攻高遠追參



與阪平負慶復降于參致仕立子秀政小田原平隨
國遷古河慶長六年從封飯田堀忠俊失侯師兵如
越倫堀氏之臣作亂與盜賊起久之移松本食八万
石以尚信康女也甲寅秀政居松本備山道之變使
忠脩從軍明年忠脩居松本秀政以次子忠政如阪
忠脩請行不許潛居父軍中館林侯逢敵岩田監軍
信吉止秀政曰君待相獎乘之秀政然之不進會阪
兵敗陣中或笑秀政以終日不戰為恡本年木多忠
朝忤上之意於是相期死敵明日忠朝死秀政擊破
武田榮翁軍進與彼相戰森勝永以兵出我後忠脩尚

不止敵數十人槍突忠脩懸空而墜德祖見軍人扶
去秀政止馬呼之還至營死人或謂忠政反敵敗
忠政不可曰我不知破敵唯知有進無退忠政墜于
隍敵知其為將爭欲擊之會阪相軍敗入軍齊進獲
免於是忠政繼松本侯蒸兄之妻五月生子上以為
兄之子後封之立野六万石以後所生為松本嗣後
從忠政食赤石十万石癸諸侯增其城寬永十年豐
前無侯上分其地為四封忠政小倉十五万石封弟
忠知杵築四万石松平重直龍王四万石兄之子長
次中津八万石以兵屬小倉耶蘓起三侯攻原忠知

守鴻原上使御史操璽書往賜忠政諸侯有相怨者
輯睦莫使生事忠政之部在諸侯後賊敗馳入其壁
長次重直有馬直純寺澤堅高毀其城肥後侯卒會
上使朽木植網于熊本以嗣子幼也嚴宗時為筑紫
探題侍從右近將監卒子忠雄墾田万石與弟長高
後長高渡海舟壞溺死忠雄以次子定權為之後忠
雄憲時命際砂石海道德宗時發兵遂壘船上召忠
雄子忠暗面問曲折忠暗時林上有首如新刑者左
右請穰忠暗固聞容居僧有善祈穰者遣吏捕之果
其所為云

中津侯長次伐壘船于崎港共三千人舟二十艘明
曆寶長次守東門御史兼松正直謂長次曰上在西
城公往長次曰上命臣守門不命臣從行雖死安可
去不敢往上召之乃行長次卒子長勝立憲宗命典
韓使館病作不任視事召兄子長胤為嗣決事毋何
死長胤代立而衆不憚其政多引去者性不堪暑往
來中津大抵夜行晝臥元祿中給事于中不適上之
旨常稱病不出十一年家老犬飼其疾譬人為政出
奔以罪囚小倉立長勝子長圓為後食四万石子長
龜德宗時六歲卒賜弟長興安士村万石為後然病

不能朝乞骸骨老立忠靖子長建為後退居城北弟
以書畫為娛
壹岐守忠知事大宗為宮衛將遷大衛將封万石寬
永十年兄弟俱封豐地以水築封忠知免大衛將久
之移為吉田侯太子上光陵地古路川鎮非常嚴宗
時為奏者卒子曰山城守長矩以為家世以射儀名
于天下其業稍幾于廢矣學受其秘于伯父忠政又
綜三教百家之言以上九禮之失言禮者成宗之嚴
宗賜列侯二百八十八人蠶書命長矩永井尚庸以
奏者視列侯所藏蠶書於是襲封領祠曹再加光陵

典宗廟祭儀長矩卒子長祐立長祐卒弟長重立長
重前為親信佐渡守斷髮送嚴宗葬憲宗時遷為宮
衛將於是代兄為吉田侯為奏者一年領祠曹遷京
兆尹歲俸万石入為知政事封岩槻五万石已遷太
子傳增邑万石歲餘老子長熙立以移封掛川長熙
老長五子長庸立長庸子長恭信宗時移棚倉
小笠原信嶺光出子長秀從子宗康世居松尾迨武
田氏大信嶺以兵屬之尾世子入伊奈信嶺又以城
迎降尾君死甲守川尻鎮吉夫衆心群起撲殺之信
嶺質妻子于參導其將忠次攻高嶋還伐相兵于新

府從擊西兵子小牧從圍小田原
平移食本
庄万石從如名古屋信嶺無子以酒井忠次子信元
為嗣信嶺卒代侯從食古河二万石甲寅信元子政
信從酒井家次伐阪未至命守澤山明年又留居伏
見後移閑宿勝山成阪駿子負信時從高須城在兩
山之間山水湧出害田言請從元祿初復封勝山卒
負信實非政信子政信如嫁高水負勝所生也負信
子先卒孫信辰泣事德宗六年老酒井忠隆子信成
立信成卒本多忠統子信亂立
真田昌幸滋野姓其先出自清和帝之曾孫幸恒以

居信海野為海野氏足利氏時子孫或服屬上杉氏
昌幸伯父幸義為村上義清攻殺父幸隆亡如箕輪
追武田晴信得信州知幸隆可用與之其故邑上田
四方石幸隆前以居真田稱為真田氏於是思武田
氏深德于己父子三人同死長篠之軍尾亡甲昌幸
迎勝頼吉妻勝頼使昌幸先歸而如都留死昌幸乃
降于尾之君見弑瀧川一益以沼田與昌幸之與
高阪源吾芦田小笠原謀請兵于越會相世子入信
州欲伐越昌幸以為越兵少不可恃間降于相將襲
越軍越悟殺源吾相世子乃留昌幸于上田入甲使

内
卷
首

昌幸當越之衆神祖又與昌幸約以良祥主為子婦
共伐相世子昌幸於是背相與芦田信蕃合塞碓氷
相軍乏食求成于參以都留佐久易沼田聚良祥主
為夫人神祖許之更名本多忠勝女嫁昌幸子取沼
田與相昌幸不懌欲取川中嶋以自增時方面憂秀
吉難生事于越禁待後之令昌幸怒曰沼田者墳墓
之地無沼田無真田氏也且非我塞碓氷相不忝田
未有一人賞功厚取沼田賄我仇我死不從發兵背
參求救于秀吉質少子幸村于越出越兵神祖遣大
久保忠世等往伐昌幸伏兵擊之又使人走呼曰越

衆至參兵大敗追至加賀川斬首三百竟卻參兵破
相入于仙人岩是時小笠原貞慶背參迨神祖與秀
吉平二人恐共如駿從酒井忠次如阪定屬于參既
秀吉割沼田與相以伊奈之地與昌幸而相人守沼
田者襲取名胡桃_{ハナ}之真田氏墳墓在此故留不
割秀吉聞相人取名胡桃伐相昌幸會加賀侯越後
侯入碓氷昌幸長子信幸前質于參於是別將取沼
田小田原平封信幸于沼田以伊奈與地利秀賴會
津之役昌幸率兵至佐野石田三成大谷吉繼追封
書與昌幸許之信州昌幸曰幸村者吉繼婿也吉繼

不我欺引兵西還信幸獨亡如宇都宮昌幸以相反
越以參欺相得秀吉背參利之所在便歸之人是以
不信之幸曰其謀也昌幸至沼田本多氏拒而不入
以待信幸既以上田兵攻沼田信幸固守不動德祖
攻上田信幸為軍鋒破伊勢山諸將乘勝至城遇伏
不能進又決所壅之水不克去及三成滅昌幸燒城
奔高野德祖欲誅之曰孰使我不及關原之戰者神
祖乃封信幸信州誅昌幸之村信幸推重書不受曰
臣所以不從臣父與死生者為今日也臣父見誅臣
父以臣自為計何以立天地之間臣功可賞願以重

書代二人之命若不可赦先伏斧鑕使臣父知臣非
自為計二祖惻然憐焉赦昌幸之村封信幸上田九
万石昌幸居高野十餘年病將死語幸村曰我命在
且夕惜哉大坂不守幸村曰如何曰結婚不親兵起
不久矣夫阪雖弊可具十萬兵我以輕騎二萬疾走
止軍于青濃原上雅固惡我帥師未遽攻我其勢心
待諸侯至然而我軍孤糧不繼居不過十日之退
據勢多諸侯觀昌幸二拒大軍按兵欲觀成敗者多
矣然後重賂諸侯罷臣使辯士隨說其君天下之事
未可測也汝年少不經事設為建此策孰舉二萬人

之命附諸不可知之將哉。倔强孤城，以希延歲月。尚何能為。昌幸死之明年，兵起幸村，入阪欲率兵從其父之策。治長果不用其言，以兄故疑其有貳。居諸外神祖，招之以侯爵，不可。明年戰敗死之。是時信幸病遣二子信吉、信政從阪軍。或曰信吉實幸村子也。信政食邑小川，元和八年信幸徙為松代，族與嫡子信吉。沼田後病死，立其子熊之助為嗣，亦蚤死。沼田人欲立其弟信直，其母既橋，侯忠世不許。曰：未亡人前請拾遺公立其孤，偏諸執政，今復欲使未亡人耶去歸父家。信幸是時為侍從，立信政為嗣，居沼田。

以五千石封信直，以萬七千石封信政。弟信重、信死，上歸地宗國。明曆二年，信幸老，信政立封信直于沼田。萬治元年，信政平忠世子忠清，欲立信直大堂，勦負曰孤。幸道雖幼，當嗣信直，從是爭嫡之禮絕。于幸道延室八年秋，大水壞兩國橋，賈人為官求材，沼田信直許之。伐木之蠹不可用，梯山採谿，竟不得善木，所費巨萬，吏責賈人，言沼田人誤之。有信直與賈人契，要有司奏信直與賈人爭利，無奉上之心。治奉行及信直家人交通賈人者，時執政忠清得罪死。有司治罪日急，信直知不免，盡按誅前為賈

人言者天和元年冬坐不道不恤臣民之困苦為列
侯與商賈爭利遷山形失侯松代侯幸道德宗時卒
從子信弘立
芦田信蕃源姓祖父依田幸貫居藤岡事上杉氏憲
政之亡也父幸成事武田氏以邑名稱為芦田氏信
蕃代父守二股為參所圍甲君不能救令信蕃棄城
歸甲信蕃乃以情告大久保忠世歸曰為石倉城主
復守曰中天正十年參攻田中欲降信蕃之曰未
知甲之事願獻城歸國參聽之至則甲滅尾君以甲
將吏為不忠其君盡誅殺之信蕃問行歸參居二股

月餘尾君死甲信大乱忠世曰舉信蕃為將赦柴田
康忠為監信州不足定神祖從之信蕃馳如甲降武
田氏兵千餘人賜食邑居小室相世子入佐久信蕃
說降真田昌幸塞碓氷絕相糧道相世子乞平而去
信蕃還自碓氷攻拔四城復行扞兵攻若尾兄弟五
人中矣死是夜若尾潰以兄弟力戰碎歿也參公閱
信蕃大功不賞身實賜孤康國姓松平氏為若尾城
主從忠世走越將于小室與上田相拒凡四年從朝
京師并修理大夫小田原之役導加賀兵徇關東別
攻西牧藤澤殺其守名倉人降刺殺康國之弟

康貞攻名倉殺其仇神祖悅與之書封藤岡三万石
後與小栗三助圍碁爭道相罵殺三助亡奕姓名如
越前秀康善遇之容終其身
左馬頭水曾義昌源義仲後居水曾受武田氏之令
晴信以為名家以女嫁之晴信子勝頼徵求無常義
昌苦之田武田氏不久背而附尾勝頼怒使叔父信
豐伐之城險而仰攻之傷于水石者無筭相望不能
救勝頼聞信豐之困親將二万騎屯諏訪欲必拔之
尾參乘之伐甲勝頼兵燿義昌乃擊破信豐等甲亡
定食筑摩安曇二郡母何尾君死小笠原貞慶入深

志保科正直入高遂義昌復失所得之地而降于參
後二年叛附秀吉明年參攻降之小田原平義昌之
子義就徙食芦戸万石初義昌正直頼忠皆匿田避
一賦彼及東遷不半于故始自谷云慶長初義就亡
室或諧叔父盜之義就乃手殺叔父又有言夫人幸
其舍人者併輟之以罪免族會津之役從如小山會
關西共起德祖將出水曾本多正信曰石川貞清執
山村良候據水曾雖衆無所用若遣水曾人能得濟
上乃遣水曾氏之族良候子良勝千村良重馬場昌
次未到水曾報平水曾良重謂良勝曰君不可欺子

姑俟良勝曰今日之務在安衆且捷則生不捷則死
豈俟勝敗涉水大戰破負者拔高山三成死與木曾
良候諱曰木曾天下之美材出焉宜屬司農神祖悅
與信美万六千石良候乃分所與俱良重昌次等千
一人自取五千石義就竟不得封死良勝後為尾附
庸保科正直井上頼季後也父正俊以飯日事甲從
軍莫不陷陣正直善使槍勇力冠軍尾滅甲正直棄
城逃匿人之見氏直于佐久氏直以高遠與正直使
招降木至者正直至箕輪與藤澤頼親約降于參賜
食伊奈之半奉子正光侍左右既頼親不至正直伐

箕輪逐頼親相人怒盡殺其妻子神祖聞焉與妹嫁
歸者為妻菅沼定利攻山村良勝于妻籠聞森長一
來而木迫險將破正直擊卻敵一莫不當百後從攻
小田原封多高万石會津之役正光自小山如濱松
三成滅如北庄明年正直移食高遠三万石卒子正
光立森忠政封作州令正光守松代飯山長沼收鴻
稻荷十五城九月罷甲寅守殿自今福進明年力戰
蒙剗正光城江都守城門如日光二守伏見大坂三
條松代五城一再從軍一如京翰木懸烘為伏見留
守卒正光亦善使槍阪之戰換十字槍廣二尺許戰

劉從者負入蘆葦中所過成徑云正光勇而賢養德
祖子正之為嗣寬永中卒正光弟正貞以母故養于
後宮賜母所食邑甲寅從德祖如阪晝夜在側未嘗
有眠明年從兄擊敵之列砲守整無敢先擊正貞與
勇士數十騎踰整疾戰兄弟益奮以少破衆然劉右
手廢還食多高万石大和時自大衛將遷大阪在副
留守配騎步增食邑嚴宗時卒正貞妻出生男給事
士人旅於是召立之名正景為大阪在副留守增五
十石子正賢給事于中正賢子正殷德宗時病致仕
弟正昭立為大阪右副留守卒子正富立

諏訪賴忠源滿狀後也滿狀八世孫盛重封諏訪為
諏訪氏甲君滅女弟之夫諏訪賴茂納賴茂女生勝
賴甚有寵與賴茂從弟賴豐高嶋復立諏訪氏賴豐
賴忠兄也後賴豐死孤賴辰幼不能撫其衆賴忠指
叔有之甲亡降尾上亡後降參賴辰竟不能有高嶋
恚死而賴忠聞酒井忠次封信州心愧為之臣背參
襲松平家信之壁不克走還國固守通使于氏直初
大久保忠世降賴忠於是馳往見賴忠具說不屬忠
次以其子賴永歸賴忠於是後屬參攻妻籠降木曾
圍上田斬其列將小田原平與之羽生蛭川移封松

杜還自名古屋致仕三成反猶入守西城賴永圍上
田還守高崎三成滅守上田賜真田氏兵器封高崎
侯改之役咸守甲府增食邑子忠澄從圍阪德宗時
忠澄曾孫忠林字子瞻以文雅著名
史臣曰神祖葬勝賴之死而禮也者盜賊群起殺
長吏東有相比有越崎內主爭二州竟又不得一鄉
一邑者有人心已所歸嚮也賞善不踰時宥過不責
之雖欲無興得乎

月餘尾君死甲信大亂忠世田舉信蕃為將赦柴田
康忠為監信州不足定神祖從之信蕃肥如甲降武
田氏兵千餘人賜食邑居小室相世子入佐久信蕃
說降真田昌幸塞碓氷絕相糧道相世子乞平而太
信蕃環自碓氷攻拔四城復行收兵攻岩尾兄弟三
人中矢死是夜岩尾潰以兄弟力戰碎歎也參公閔
信蕃大功不賞身實賜孤康國姓松平氏為岩尾城
主從忠世走越將于小室與上田相拒凡四年從朝
京師拜修理大夫小田原之役導加賀兵徇關東別
攻西牧藤澤殺其守名倉人佯降刺殺康國之弟

康貞攻名倉殺其仇神祖悅與之書封藤岡三万石
後與小栗三助圍基爭道相罵殺三助亡妻姓名如
越前秀康善遇之容終其身
左馬頭木曾義昌源義仲後居才曾受武田氏之令
晴信以為名冢以女嫁之晴信子勝頼徵求無常義
昌若之曰武田氏不~~及~~久背而附尾勝頼怒使叔父
信豐伐之城險而仰攻之傷于木石者無算相望不
能救勝頼聞信豐以困親將二万騎屯諏訪欲必拔
之尾參乘之伐甲勝頼兵燿義昌乃擊破信豐等甲
亡定食筑摩安曇二郡母何尾君死小笠原貞慶入

深志保科正直入高遠義昌復失所得之地而降于
參後三年叛附秀吉明年參攻降之小田原平義昌
之子義就徒食芦戸万石初義昌正直瀨忠皆匿田
避一賦役及東遷不半于故始自咎云慶長初義就
亡室或譖叔父盜之義就乃手殺叔父又有言夫入
幸其舍人者併輟之以罪免侯會津之役從如小山
會関西兵起德祖將出水曾本多正信曰石川負清
執山村良候據木曾雖衆無所用若遣木曾人能得
濟上乃遣木曾氏之族良候子良勝與村良重馬場
昌次未到木曾報平水曾良重謂良勝曰君不可欺

子始姑俟良勝曰今日之務在安衆且捷則生不捷則死豈俟勝敗涉水大戰破負清拔高山三成死與木曾良候辭曰木曾天下之美材出焉宜屬司農神祖悅與信美方六千石良候乃分所與俱良重昌次等十一人自取五千石義就竟不得封死良勝後為尾附庸保科正直井上賴季後也父正俊以飯田事申從軍莫不陷陣正直善使槍勇力冠軍尾滅甲正直棄城逃匿久之見氏直于佐久氏直以高遠與正直使招降未至者正直至箕輪與藤澤賴親約降于參賜食伊奈之半奉子正光侍左右既賴親不至正

直伐箕輪諏訪賴忠源滿快後也滿快八世孫盛重封諏訪為諏訪氏甲君滅女弟之夫諏訪賴茂納賴茂女生勝賴甚有寵與賴茂從弟賴豐高嶋復立諏訪氏賴豐賴忠兄也迨賴豐死孤賴辰幼不能撫其衆賴忠稍收有之甲亡降尾之亡復降參賴辰竟不能有高嶋志死而賴忠聞酒井忠次封信州心愧為之臣背參襲松平家信之壁不克走還固守通使于氏直初大久保忠世降賴忠於是馳往見賴忠其說不屬忠次以其子賴永歸賴忠於是復屬參攻妻籠降木曾圍上田斬其列將小田原平與之羽生蛭川

移封於社還自名古屋致仕三成及猶入守西城賴
永園上田還守高崎三成戎滅守上田賜真田氏兵
器封高島侯阪之役咸守甲府增食邑子忠澄從圍
阪德宗時忠澄曾孫忠林字子瞻以文雅著名
史臣曰神祖葬勝賴之死而禮也者迨盜賊群起殺
長吏東有相北有越倚內主爭二州竟之不得一鄉
一邑者有人心已所歸嚮也賞善不踰時宥過不貴
之雖欲無興得乎

里見成田水谷佐野皆川那須大門大田原伊王野
傳第十八

里見義康源義俊後也承享中利部少輔家基迎持
氏二子結城遣子義賢告急三浦會城陷家基死義
賢不散歸討平安房亂遂據其州後稍大併上總有
武相東邊與北條氏日尋干戈至大父義弘與北條
氏康戰于鶴臺不克多失城邑天正五年遂與相平
九年相兵大宰十六年是時父義賴已死相兵又至
卜久留利不進十八年解太秀吉以義康不至奪上
總弟柁水時堯失其他既與豐臣姓為侍從左馬頭

神祖以為同宗待之日厚以守宇都宮增鹿島三万石卒子忠義娶知政事忠隣女為夫人後善得政府之意然亦以是敗廢長十一年如江都上為加元復服并侍從安房守十七年當朝駿府稱病不至神祖欲必徵之本多正純曰房小國而忠義暗愚措之毋害神祖曰汝弟知期會已不及天下且也列侯所依恃謀臣猛將我咸置之心胸之中慮其所思惟如何玄朔謂我過八十我自謂勞心如是謝群臣不久也忠義知房之於天下至小而天下有不可動之勢大善晴愚之人驕奢惑利我甚畏之正純曰死罪此臣

愚所未知也然房之良盡在江都而忠義夫人者忠隣女也如有邪謀忠隣必知忠義雖愚不宜有此前訐諸出雲今不許安房天下見謂不公神祖乃聽十八年城皇宮^忠義壁入八幡代右曾使阪文大野沼長高山長房及忠義奢國貪代右遣人長房受耶蘇貸之金長房因以秀賴命求誓書于忠義代右如言遣之治長乃使舍人齊三千金往遺神祖聞之田人馬場忠時妻仕忠隣意忠隣私之遮駕告忠隣及明年今忠隣率兵如京師捕耶蘇徒為小田原兵寡召房兵千人成焉至則置諸山谷之間使與外不相聞發

諸侯毀小田原沼津因忠隣于彦根徵忠義使以者
就道責以餽糶小田原集亡命修要啗徒倉石食四
万石居四年因忠義于伯田中國除
成田長氏武藏國司藤時高後也家世為忍城主父
下総守長泰有妾居諸外常從之飲老不止其妻惡
之候其如妾所開門不納立長氏撫忍衆長泰乃老
秀吉圍小田原令石田三成圍忍長氏時已在小田
原長氏妻與一女子皆賢泣勉其衆以之扼腕願為
死三成攻久不克引水灌城反為所灌神祖復通使
于長氏隣有日美三成乃去忍攻館林而遺其反害

書于氏政長氏曰臣不忍妻子見屠有此言實非反
氏政信之遣兵圍舍以至小田原壞然有吉以不降
為罪責長氏千金與旄牛之尾貫死囚諸會津既納
其女有寵言封烏山神祖惡之擇惡地與之慶長五
年從至宇都宮遂留備水戸兵元和二年戊伏見死
有子前死孫房長二歲不得立弟氏範以二從阪之
軍代侯後率兵収最上還死家相上書求立房長不
許困除
水谷勝俊世居下館屬結城大友能成後云父伊勢
守勝信剛毅有謀諸勝俊列國之政咸非長大之術

時參公不可測也歷數敵國之中常結參之驪尾君
滅甲關以東風靡勝信與其婿皆川廣熙往賀會其
見弒還至岡崎待參公還悅甚厚奉參公還悅甚厚
奉遣之神祖居小山徵兵于佐竹義宣不應是時勝
信已死使廣熙助勝俊守下館已義宣北出從世子
西攻上田天下既平從國徒越前上使入追道還至
則為使如會津問戰之期會津侯見謝曰臣焉敢相
抗非掘直政并伊直政構臣不至此勝俊以使適
旨留侯下館上曾~~根~~張敬樂按觀者之籍無勝俊廣
熙名召本多正信曰自在參此二侯不以遠失禮何

以無二人之所正信曰此成成豈間不在此神祖曰
夫樂非特娛耳目也示罷之也雖不在宜設其所使
召其人觀之其過之如之甲寅子勝隆也素名遂從
攻阪乙卯亦如之太宗時關田自增從于成羽于松
山憲宗時勝隆子勝宗命視內諸侯勝宗老子勝賢
侯六年卒勝賢無子衆欲立弟宜勝家相利從弟勝
信之幼立之歲餘死國除與宜勝三千石
佐野信宜藤秀卿後唐澤城主修理大夫宗綱嗣也
宗綱弟桐生重綱天正十年足利長尾顯長金山由
良國繁襲殺重綱宗綱怒十二年正月朔發兵襲足

利馬佚不能止中砲死宗綱少弟古宗仕秀吉
以宗綱死無男欲納古宗會佐野人以孤女妻氏攻
弟氏忠為佐野氏後質大臣之子古宗乃不能內佐
野久之佐野人奉古宗攻小田原氏忠怒殺質子殊
于城上佐野人慟哭趣戰大破城兵小田原滅以足
利館林八万石增佐野為十二万石封石宗之前
己為僧不願為侯秀吉乃立富田信高弟信宜為嗣
後以宗綱女為夫人信宜無道怒古宗屢諫之使函
死而亦不得贈封會津之役信宜如宇都宮會三成
及軍中有流言信宜倉皇棄城軍婦唐澤上為掩諱

命倫會津之襲後慶長七年信宜登樓望大江都夜
半發唐澤日中達江都神祖悅其早至召之信宜率
爾曰唐澤望江都在眼下耳神祖作色曰我居江都
号令天下而却居子眼下信宜恐城春日山居為從
是信宜之惡日聞于上之又知古宗恚死十八年兄
信高免侯姊夫松平玄蕃坐大久保長安事信宜益
憂懼而其夫人望信宜好內不逆己上書言諸不洽
事請廢信宜立子小吉明年徙信宜為松本侯諭確
氷関吏不出其從者至松本則執焉滅佐野元和二
年佐野故相和泉詣都言信宜雖不道罪不明白奪

疾過恣上悟徵信宜之道死子小吉復病死太宗
時徵信宜它子使食邑今猶有佐野氏
山城守皆川廣熙與佐野同宗中為長沼氏以居皆
川為皆川氏廣熙曾歷教諭通使于參道北條氏
規破廣熙于大平山參公雅善氏規遣使兩和解而
屬小田原攻小田原開門出降參慶長五年助其舅
水谷勝俊守下館聞常兵定不至與勝俊引兵西出
詣上田之軍明年正月朔進從四位下令養姬阿茶
子忠輝及長澤氏絕年其家相議立忠輝為侯定輝
因得為侯徙封川中島以廣熙為相與之飯山忠輝

長不馴廣熙之言阿茶塔花井遠江從史縱權廣熙
諫不可與山田長門松平康政如駿府言之神祖不
擇諸阿茶曰遠江固當奏伎娛耳目豈使之持政事
將下諸吏阿茶恐名忠輝為詣竟言廣熙等陷害無
辜阿茶自中證之以故事中變而三臣得罪忠輝欲
抵之死德祖私忠輝曰上之屬子于廣熙也謂之曰
視之如子不父事廣熙是棄上之余也康忠死子
未有識廣熙抱子見上請為之後非積功勞而受茅
土者誰之力也縱有大罪子孫猶宥况於其身若謂
恣得殺國臣則非吾所知也忠輝乃殺二巨逐廣熙

乙卯令忠輝合諸侯道和州會阪廣熙詣軍門請見
忠輝見其老惻然動容待之如初廣熙歔歔泣下不
能仰見久之曰上於諸子之中權公當一方之任公
將何以報上之德忠輝前席曰奈何廣熙曰惟公不
知戰冒矢石先諸將雖無功上必悅忠輝曰善軍令
嚴部有前後如何其可廣熙曰行軍不可相踰戰則
勇者先進於去無害夫將十萬之衆走百里之途孰
守其次退其軍且先鋒二將與公爭長短哉万一有
言斬廣熙以說忠輝將王虫繁茂林平丞不從曰廣
熙敢于我事廣熙言已不從祖示哀甲曰臣固欲從

今二子不悅臣之行恐害事臣不敢見泣謝去忠
輝竟以不戰得戰罪廣熙子隆庸從井伊直孝有功賜
廣熙俸強而後受命與林信勝大橋立慶同侍東宮
日夜從容語古今成敗得失世子初欲睡後悅之忘
寢食廣熙光老善忘有欲言書著之力環之系夾倣
之至今成俗元和九年封隆庸常府中傳子嗣絕
那須資晴世居那須以苟無大國攻劫諸小縣服屬
焉資晴時尤強蓋宇都宮賴資後也賴資為那須宗
隆養子宗隆善射從源延尉伐平氏于海上射扇動
三軍者至秀吉得圍小田原那須七將大田原晴清

大関高僧十本通長伊王野資信福原資保芦野資
盛岡本宮内欲之小田原資晴罵曰猿面即何為以
不可七將知資晴不可諫私相謂曰小田原亡関以
東粟潰莫若稱使者往見尚可得免發私衆千餘人
往助軍秀吉克小田原以那須六万石封七將晴清
等與資晴五千石属于江戸後以娶秀康妻之妹封
万石卒子資景幼家丞争權相許削三千石既没增
五千石從攻阪致死子資重本宗時死立資重大宗
時死無子家臣請立大関氏子上不許以增山正利
弟資祇為後家臣不從固請立前者吏士七千人皆

出奔竟以五千石封資祇為那須氏補親信遷奉朝
諸稍益食万二千石封烏山卒子正彌前還為增山
氏後立妻之甥津輕侯子資徳立二年初資祇
妾出生子曰資豊剥蠟殼為食資祇召之寢陋不如
人居烏山於是叔父平野長政言資豊實資祇子不
得立憲宗乃免資徳歸津輕資豊與其母拘于長政
家元禄十四年赦資徳食千石自資晴以來嗣再絶
四廢四興然亦益衰八
大関高僧大田原資清子兼大関氏後大関氏丹治
姓服属那須秀吉今那須封高增万石属江戸慶長

五年高增子資增居黑羽根拒北寇事平食万九千石資增疾六年致仕立兒子政晴甲寅政晴戌稻村乙卯與那須資景等八人屯須奈斬百餘級乙卯後無事五世至今矣增興

大田原晴清在原業平後也以所生地為氏服事那須氏擊破南寇馳見秀吉于沼津秀吉悅為倫前守與之名刀自小田原如奥州留大田原二日命晴清屬江戸三成亂神祖以為大田原會津之衝也使渡邊守綱將那須眾塞大窪山三成死定食祖母牛万二千石甲寅自稻村赴阪屯平野明年屯須奈晴清

孫高濂無子以織田長定子典清為後以故今太田原氏為平氏

下總守伊王野資信三成亂留伊王野會津兵至石山資信遣子資重弟直清夜擊走之適有僧達寺村木山積乃取作守戰之具一夕大倫詰朝敵大來爭山父子力戰劫之北寇不復出以資信父子能以寡破眾也是時次子豐後守資友在太田原

史臣曰忠義愚長氏透信宜輕仇宜乎不保社稷水谷皆川當拒攘之間望見德之光比那須小野寺之居破竹之末不知避霄壤已大閑等七將自為計而

不知見秀吉而乞秀秋為己嗣致仕居三原建孔子廟而祭之將死召從子吉川廣家曰无德廣土禍也天下有事固守勿預諸侯後廣家忘隆景此言大為國之禍秀秋已得有疏前易置將吏不用隆景約束殘忍虐使民從夫人惡其不事于己日夜以所聞告秀吉之憂之以山口正弘為相復行隆景之法秀秋怒曰孰為國君受制臣下者令國中有敢循正弘者斬正弘因稱病不出救蔚山躬親斬十三人大破朝鮮三成嬖小川左馬秀秋悅之不得惡三成之曰秀秋職當守釜山而檀離所部貪者功若失釜山

无一入得歸矣不可不懲秀吉竟召秀秋曰悔遣汝秀秋大恨曰臣奉使不中旨不願生臣不敢出秀吉怒從秀秋北庄與正弘大聖寺高臺君恐求解于神祖與大谷吉繼更為言得止是以深神祖而望從夫人欲死三成毋何祥中納言三成作乱推揮元主盟徵兵天下秀秋至阪勝俊在伏見高臺君不欲秀秋代奉行等陽為和兄弟侯東兵至會勝俊出歸京師秀秋通使于鳥居元忠所欲與共守伏見元忠不許三成曰秀秋雖有貳志至親也殺之謂天下何莫如啗以利佯尊之為主將代孺子為諸侯之師秀秋既

不得入伏見攻屠之獲松平近正內藤家長言三成
益倨見秀秋至不起秀秋怒罵之跨馬直去三成又
使不言攻洞津秀秋不可保稱病止軍于鈴鹿三成謀
遣平塚為廣戶田重政請事見之掩而捕焉秀秋不
之見卒共登松尾山倫三成等欲伐之也三成秀家
謀曰稻葉正成平岡頼勝善動主之心與二人三百
金封十萬石侯表秀秋為關白封播與二筑使脇坂
安治朽朽水元綱小川祐忠赤坐直保平野長泰陣松
尾東陰為之倫而不知立將陰已與之合神祖進兵
至関原秀秋及五將自後起伐吉繼々々揮鞭瞪目

罵曰豎子汝忘我免尔于罪耶生不能斷汝死為
勵殺汝自劉死東兵竟捷神祖見秀秋至起勞之非
子之刀寇尚在此秀秋再拜伏地不能言遂進攻澤
山論功封倫前倫中羨作四十七萬石從是益橫肆
无憚日夜飲酒不止老臣杉原下野犯顔強諫秀秋
怒召其子加賀併殺之骨骸之臣頼勝正成於杉主
馬等皆以慶長七年國教有故秀秋居大阪馳一日
夜至岡山見吉繼至狂卒无子嗣絶
會津侯蒲生秀行藤秀卿後也世為江州人自曾祖
時居日野大父賢秀卿降尾為柴田勝家之屬既背勝

家從秀吉以女奉秀吉父氏卿年十四殺入自尾居
時從軍著名為飛彈守天正十三年食松嶋十二萬
石小田原平封氏卿會津六十万石木村重滋大崎
三十萬石日重滋汝父事氏卿少頃伐九戶降之伊
達政宗間誘豪傑作亂葛西欲為氏卿重滋罪滅之
併有其地氏卿聞重滋困于城召政宗與往救之政
宗湯以賊不足慮又稱病作不進欲待氏卿與賊合
併擊殺之而氏卿所至无碎以故不發是時奉行長
政居甲聞與亂至與見氏卿欲伐政景長政恐二侯
俱傷執政宗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與氏卿之乃

止秀吉誅重滋召政宗責以與賊交通又有與賊書
政宗大駭不言久之曰偽事書取政宗佗書比之果如
其言秀吉乃赦之以氏卿為少將九戶又反氏卿攻
降二城與長政等破走政實增封七郡通前百万石
拜從三位參議氏卿在軍賞爵不踰時是以叔祖不
能十之一秀吉畏其能使石田三成鴟殺之欲納其
妻之尾君女也斷髮自誓曰奴肯出此語秀吉怒
三成竟欲亂會津見蒲生鄉安言大无實言使東兼
國柄國人不和秀行已立如伏見亘八左者導作詔不
法事鄉安教遣書讓之亘不可募死士刺死之秀行

知鄉安為之請誅鄉安不許請以會津代之秀吉將
與之三成曰前命兼國柄以誅罪人殺之上命恐有
所壅秀吉乃囚鄉安于肥後從秀行字都宮以娶神
祖女使神祖決其國事南山多盜賊至會津事起得
貨為疑眾者千余入秀行討咸平之神祖南去留鹿
長子結城侯字都宮秀行居氏江要險塞設守備候
騎不敢南出居二年從會津侯于米澤從秀行封會津
侯從三位參議二祖遊其邸寵之甚至又治鄉安
與三成交通事命肥後誅之秀行淫虐作烹炙之刑
或繫足二牛鞭之牛駭左右去其體已裂投毒于河

觀魚死之魚浮河三日鄉成諫不用去慶長十七年
秀行卒子忠鄉立賜松平氏為下野守召鄉成復其
位而忠鄉子弟忠知暴戾過于其父人咸知其亡大
坂之役守江都元和五年國藝侯執之八年定山形
上與世子置酒其邸厚賜之寬永三年拜參議于京
師封其弟忠知為上山侯明年忠鄉死无子從松山
侯居會津從忠知為松山侯賜松平氏後七歲余死
无子大宗念二祖愛忠鄉兄弟將求妻遺腹女者而
立之未得女死卒絕其祀
越後侯堀秀治之王父曰秀重從尾君起父曰秀

政謂姑之子與與田直政曰天下方不可知死心腹之
人功名難立清與子為君臣以先有功者為君事之
既秀政有功食十萬石直政欣然往事焉相見驩甚
如魚之得水與謀无遺策秀吉平越以秀政為沢山
城主未行徙封北庄以村上義明溝口秀勝為付庸
合為三十萬石迨太小牧雪秀政獨禦參尾明年拜
侍從左衛門督賜羽柴氏秀政乃賜直政堀氏為丹
波守直政子直寄實于坂秀吉異其才與萬石之地
監堀氏秀政卒于小田原軍中秀吉歎曰惜哉秀政
惟其尚存孰有小田原而以秀治幼欲奪北庄時直

寄為使者侍事于坂見秀吉曰先臣秀政死于王事
其孤雖幼宜嗣若孤不得立使臣之罪也請先治臣
之罪雖赦臣之不生還秀吉乃止秀治為嗣後徙
越後侯于會津徙秀治封越後五十五萬石使直政
食刈羽五萬石直寄坂戶二萬石賜羽柴氏父子共
為國上鄉神祖將戊戌會津使秀治自津川入秀治未
行三戌遺書與伐江戶秀治乃會群臣計直寄曰大
閤封公于越後以越後及其孤子直政曰不然太閤
雖封公于越後堀氏起於織田氏之時先君未嘗忘
復織田氏而卒不成其功者天奪之時也臣雖父子

不諂恐言洩不利于國也以臣之愚雖背幼主不為
棄先君且三成非以死許國者不過僥倖幼主而攘
權耳江戶強而得人心雖衆必敗秀治曰善陽許使
者三成是以不慮越後是時盜攻殺下倉守直寄伐
斬五百余人賊亦圍三成直政與溝口秀勝擊敗之
追取津川三成死神祖賞直寄二万石以松平政忠
女妻之慶長十一年秀重秀治咸卒子越後守忠俊
毀春日山治長岡上召柔名侯女嫁為夫人賜松平
氏十二年直政死長子直清前妻秀治女預政賊之
攻三糸逃歸于直政之怒不納使歸擊賊因是亦

立功然中自慙而忌異女弟直寄之勇而有謀自直
政死後四年譜而逐之柔名侯恐忠俊得罪如駿見
執政欲還直寄不能德祖親聽其獄直寄與直清及
弟直重直之堀利重也初直清悅汰華忌淨土使二
徒相難殺淨土僧十余人神祖聞此語出口誰蔽其
罪而信其言直清曰決者智者也神祖曰唯智誰知
智汝自以為智无忌憚雖它事莫不然直清之黨屈
徙忠俊于岩城執之放直清于山形從是直寄居駿
府救火適旨封万石甲寅為後軍攻坂乙卯將踰龜
瀨軍吏曰是守屋古道未有曾行軍者直寄曰我固

不虞生麾軍踰嶺從松倉重政陣夜半有火忽見忽滅總督戒備之已而无火直寄不出日夜襲入有用火者是必非戰是老将後至厚聚以待問之後藤政次也失道不至明日進與政次戰直寄橫擊破之又明日戰^于天王寺斬首二百級神祖病大漸命諸將有如行軍高虎為前驅直孝為中驅直寄將奇兵莫不克封直寄五万石從封長岡八万石三年又從封上食十万石上及世子知直寄有將略緩急可任常教召見或遊其邸甚親貴寬永中平孫直定直時^人孫直利憲宗時為謁者兼祠曹以與同僚不相得免

直利子直長德宗時卒子直堯曾與夫人騎避火自知婦人之不如朝夕嫺習顯名一時夫人守山侯女也常語人曰婦人欲外柔而内剛外柔則不犯内剛不為犯稱為賢明婦人

秀政弟利重仕德視祖從士上田之軍後代井伊直孝為宮衛將初大久保忠^隣使利重娶本多康重女不上聞迨忠隣得罪本多正純癸其事囚利重于宇都宮明年脫身如坂從松平忠明攻城元和八年正純以謀友奪侯從奧平忠昌封宇都宮以利重告正純友封王取万石以忠昌幼留監國事既入為宮衛將迨

大衛將江戶尹英者兼祠曹利重子利政終于大衛
將死子久世廣之以天方通周為後延室七年土屋
賴直不循法廣之許免侯教直怨之會通周有狂易
疾教直言上収其邑

直政次子直重以越大臣子質于江都攻坂為土井
利勝軍之先鋒封須坂卒曾孫直矩當德宗時以村
松侯弟直英為嗣補大衛將子直寬大衛將伏見尹
忠俊次子直重仕季弟直之為宮衛從兄攻坂以
斬薄田兼相首為行人遷御夷式部少輔江戶尹終
于祠曹子直景自宮衛補行人自食邑父死併為万

石列奉朝請式部少輔至孫直勝死子立村松侯子
直央德宗時老立弟直恒皆須坂侯弟也諸堀氏仕
朝至諸大夫者不著錄

秀治有二弟曰親良事秀吉賜羽柴氏曰正成養于
近藤重勝家近藤氏秀治襲封與親良二万石正成
五千石徙越後封親良藏王山三万石親良乃割邑
與正成為万石明年美作守親良從秀吉之名古屋
直寄之破下倉賊親良襲餘寇下内山破其柵賊竟
散二祖賜書賞其功慶長八年親良見秀治病急政
大臣爭權思自免咎子侯子霍十代與邑如京師十

内務省

年自薦事江都上悅追忠俊失侯自直寄咸失邑上
使本多正信如親良家封万石徵正成為尚食織部
正十六年妻父淺野長政死分其邑真岡與之大坂
之役從土井利勝為軍鋒後正成死上命其子重直
歸前所受親良之地寬永中封烏山卒子親昌分地
與二弟徕封飯田卒子親貞之專亭初卒于高田立
重直與子親常之給事于中一年中為本所防火使
五年後入為親信卒親昌從孫親賢立章宗時卒子
大城今侯親藏其次子也
史臣曰孟子曰為淵歐魚者獺也為叢歐爵者鷃也

文慶之際天下苦豐臣氏之暴而歸神祖之德非務
及其所為而自然收其力勢不得不然秀秋至親而
養成于淀姬秀行又有大功而開隙于其母秀治假
權于姊之家而亡其嗣而德之喪不可不懼直寄不
震巖威一言定君設使於兄弟相閱之時高引深道
退死怨言雖古烈士何以尚焉惜哉計不出之亡君
而為身之榮與片桐中坊同謗矣如親良分母弟邑
出避重禍抑希觀矣

怒遣伐朝鮮、並為先鋒、競欲立功相頌、行長冒夙先
歿、拔釜山東萊、清正為秀吉相地于名古屋、度營壘
處所、以故後諸將期、聞行長報大怒、拔金海昌原、追
王至咸鏡道、捕虜言臨海君津光海君瑄所居、清
正語錫鴻直茂欲與行、直茂恐韓虜欺之不可、清正
獨走五十余日、捕得三王子王妃之父三子妃及從
者二百余人、遂伐兀良哈燒其都、兀良哈知清正兵
寡追之、清正且戰且退、還軍于安邊、於是徵租稅給
軍食、清正不妄殺掠、韓人畏其威而懷其德、故軍亦
常足時、直茂得韓美女、明將使人謂清正曰、明兵百

萬獲三城、斬秀家等、皇帝善子不妄殺赦子罪、令朝
鮮具舟送歸日本、子其還二王子及所得美女、清正
留使者求美女于直茂、至則召使者曰、二王子在日
本、非我所能得也、我海東一男子、非進美女先死者、
我聞明兵四十萬、踰山日不過一萬、是不出四十日
截于我手、明兵皆及、直進入明、皇帝恐不免、為二王
子、何暇愛美女、臣謹誅之、除皇帝之患、引美女斬之、
使者見清正斬美女、目不敢視、耳不敢聽、再拜走出、
秀家居王城、以韓人聚結、道路不通、呼諸將、清正獨
伐賊、克明三十萬兵江南、兵十萬渡江、王城益蹙、石

田三成欲歸釜山、清正罵曰、子恐江西兵乎、我為子取之、夜伐之、敗之、斬其將、赴水而死者、不可勝算、又破臨津、取倉粟、三成竟自秀吉棄王城、行長於是欲破清正之功、**鏡**銳意講和、清正亦欲破和議、專修軍事、拔晋州先登、乘勝攻安康、伏兵破明劉綎、會行長歸言、清正稱豐臣氏、徵至伏見、至則地大震、清正遽入城、救人尤多、神祖知秀吉意、解言赦之、賜豐臣氏、秀吉怒行長多端欲誅之、益發兵至朝鮮、王走梁山、降明兵敗于全義館、明兵亦益出伐破之、蔚山事在朝鮮、傳秀吉薨、諸將皆還、行長獨不能去、清正勵諸將及

迎行長、泣曰、不意君之義至此、願叙前憾、清正笑曰、我為國不為君、且君善三成、不能善我、三成之謂諸將曰、始我從將將馳不測之淵、不虞復回歸日本、請從此往來叙平生之讎、清正曰、去歲七年瓶无一粒、若幸相臨、尚具稗粥、遂與鍋嶋直茂、黑田長政、森信勝、勅行長、忝懦賂貽國之羞、請誅之、又與諸將劾三成、叙軍功不平、三成是以罷、奉行歸澤山、慶長五年、神祖將伐會津、清正夫人若、神祖之內兄弟也、於是尤憂神祖、請問曰、方今之事、所伐非會津而在咫尺之間、拒命非景勝而在腹心之人、公朝出難必夕

作、夕出難必朝起、公不若遣忠與正則長政輝政高
虎此九將必能破會津、又令秀治義光政宗自其鄉
入、景勝之首可致、神祖曰、不然、會津平、餘无足憂者、
不為我君肥後鎮九州、迨三成作亂、清正使人輝元
請和州、輝元不許曰、和州坂之右臂、不可得望、君苟
有功何患无賞、清正曰、嘻、惜不可知之地、而絕不可
得之人、不敢何待、假令三成實忠與之亡者、孤少主、
是時坂門不啓、防質子亡者、大木土佐為病與出門、
吏初怪之、後知其有怠、易夫人行伏水槽、津吏不知、
清正已得夫人之還、將攻立石、以己降、還拔八代、

有勳斬薩將于小川、薩兵圍佐敷者、鮮太、取柳川降
山下、初神祖許與肥後筑後、迨三成滅、筑後封吉政、
肥後封清正、慶長八年、朝江郡、進從四位下、肥後守、
時大嘗作、規益有所不定、咨清正而後起工、清正輸
石過所命、從是城名護屋皇都、神祖召秀賴于京師、
恐欲无往、清正幸長往來居坂、周諫往見、遂徒行從
輿、神祖義之、為賴宣納其女為夫人、清正悅曰、豐公
安雖死无恨、歸至國卒、初神祖語本多正信曰、九及
探題莫過諸正、然果敢使氣難任、清正聞之、以為身
豐氏姻戚、不容无款、外示威重、內畜倡妓、日夜逸樂、

清正入敵國、雖數百里、探甲負糧、如兩陣相臨、前與
士爭同辛苦、韓人畏之、呼其名兒、備停啼云、性不好
酒、見士必先問飲不、尤惡詠歌者、晚年誦論語、悔不
早學、而所慕利家一人已、清正卒、上為嗣、侯忠廣弱
令藤堂高虎往免通祖、毀聖壁、而忠廣驕侈厚歛、舅加
藤丹後有美作子也、父子共居卿位、元和四年、卿大
夫三十二人詣都告、上親聽其訟、加藤正方等言美
作父子專權亂政、至丹波、造二大船運糧、實欲之
大坂、秀賴乳母子居熊本、丹波資八坂橫江清四郎
歸自坂曰、神祖敗歸二糸、上入伏見、丹波聞之大悅、

事皆有驗、忠廣娶會津侯秀行女生光正、上為之故
不究意、逐美作父子丹波、誅橫江之党三人、專委政
正方、寬永七年、光政元服、賜松平氏、明年光正有罪
徵忠廣、人或勸奉兵反、正方不可、即日就終、光正遊
戲無度、語舍人曰、我使汝將、汝門于某、開國于之、舍
人戰栗不能對、因失笑為樂、是年、上將之光陵、光正
遺書室賀正俊无封題、正俊不受、遺井上新右、癸書
曰、待上陵、發兵子為我語利勝、前使正俊不肯語云、
新右愕欲捕使者、使者亡去、不知從是何告、諸酒井忠
世、初正俊舍人見養馬者、與使者奴語、問養馬者、此

奴曾共居、其別後七八年、莫知所如、適見未及間、倉
皇出太、利勝令二卒挾養馬者行都下求前、奴數日
得之、事肥後世子家人曰杵云、繫白杵于獄、併得與
舍人戲之事、忠廣所言无異、六月朔上朝諸侯曰、忠
廣不能治國嗣泣、初擅歸子母于國、嗣子光正侵上
惑衆、大逆无道、然忠廣座微速至言子之事無私、光
正於法雖不赦、實无及心、並效某死、奪爵遠徙、若有
不中罪、列侯言之、无諱、列侯咸曰、當是乃徒忠廣于
庄内、使食万石、囚光正于金山、國除、忠廣當如庄内、
見左右非其人、自悲作詩、見者无不流涕、德宗初求

清正後、扁松與邑奉祀、
加藤嘉明土呂人也、父教明事松平好景、之、死、去
如京師、嘉明始及夏尾、賤岳之戰、從秀吉、疾、闘、久之、
分淡路、封嘉明攻朝鮮、將水軍攻唐嶋、戰墜水、敵以
楫擊之、授其楫、上舟奪大船、數艘、諸將欲去、蔚山秀
吉怒、閉嘉明、獨不肯去、悅封之、真崎十方石、三成欲
作難、嘉明日、不一將不能三成、何得從、至小山、還、
于清洲、行人直吉為使語、諸將公殊无發意、諸將愕
然、嘉明曰、是臣等之罪也、夫三成名為幼主、我等咸
出大閣下、按兵不戰於公、不能異無疑、我輩朝戰、公必

夕至諸將咸曰然合兵取岐阜神祖乃出兵見嘉明
執手曰子意忠誠何日忘之嘉明望三成不叙朝鮮之
功欲親斬之而報其恨趣戰尤力然至三成敗反厚
聚倫不虞不與諸將爭前貪首切天下已定封松山
二十万石當朝江都為世子友甲寅上心難嘉明等
潛謂忠輝曰嘉明正則長政等未可信也汝聞我不
利速屠之嘉明乃遣子明成至長良一候騎引兵涉
水入戎語明成曰寒夜涉水逢敵不可用騎曰不然
我後諸侯何以塞諛慝之口鬪兵百万快連營数十里一
敗何惜凍不至死破不至亡安得不濟明成曰善渡

河斬百余級上大悅明年從嘉明居後軍明成自松
山尽獲諸軍神祖語德祖諸侯嘉明極謹慎以為參
人尤忠于我然好以小事相望德祖曰然則不反乎
神祖曰鄉有善謳老媪解同夫人謀反必得豪傑舉
事當是時欲死反得乎時俗冠子扱勇畧超人者崇
之甲太宗冠時嘉明充其選諸侯榮焉嘉明弟曰忠
明詐破藝將全真莫崎迨嘉明高虎增上爭疆界不平
聞高虎攻忠明日縱使以是得罪不可使弟獨死將
出兵河村權弋尚弱止曰君死出也是必今治侯之
謀也若信邪雖救不及言上報仇抑無晚也高虎果

以其動兵聞无驗事罷上為從高虎于伊賀福嶋正
則奪侯率兵往定其地蒲生忠鄉卒上欲封高虎諸
會津高虎惡會津教代其君讓于嘉明不曉諸
高虎謝叙前恨嘉明封會津三年卒子明成立部南
部重直加藤明利松下長綱渠江都寬永十八年弟
二本松侯死以不請後國除侯名明利初封三春與
松下長綱同屬于會津初明成吝於財採金國饒足
起城郭陷於國上所請其餘事多聞于上者國相掘
主水燒橋亡退之不及間居高野使人往索不與明
成益怨上書請以會津代之甘同二本松侯卒之歲

上命捕主水人上變告明成前攻坂通使城中明
成自臣父被召冠世子謂臣曰奉命與不在汝臣當
時不曉臣父之言臣父曰我死汝代侯以死守節大
善不則我辭臣因誓天地使臣父冠世子臣雖愚忍
背之哉其昏尚有可驗執政之臣議曰明成縱使有
之不可以主水言罪夫人臣宜以死明其不及主水
相大國不知事君之義恃寵背恩甚无道可使歸就
戮會津上命如議明成知主水妻子隱齋倉發使往
捕同梟之市隱主水妻者水戶侯女主英勝寺者也
天壽主為言明成不請捕人無禮于水戶侯事不

可解國亦不知執政訊明成依上書之言納土地寬
永二十年事也上乃封其子明友字子默于吉水万
石使養其父召藤藥使尽仕保科正之稱曰吾知加
藤氏三世唯子默不可及憲宗時徙封水口二万石
為奉朝請子明英補奏者兼祠曹廷參政增邑封壬
生明英資大國餘業行万金求官云明英死子卒立
弟之子嘉矩復徙水口
福島正則秀吉弟也少業匠戰賤岳有功食五千石
頻移侯于龍野徙秀長定四州徙封今沼小田原
平食清州二十二万石渡海擊朝鮮秀吉薨用事者

不便神祖秉柄正則以為身倫肺腑與速婚內府倚
以為重交和為子為正之約婚于久松康元大老奉行
切責之為背約正則不屈中老為居間事解遂與三
成有隙欲殺三成徙伐會津至小川諸將諫曰會津
四万人皆死士也烏合之衆未易當神祖曰弟進我
為公等虜豎子正則曰一夫必死万岳難進况四万
衆乎臣聞盛者易衰請留兵觀其變居二日聞三成
連諸侯圍伏見集諸將謀莫敢先言正則曰公誅三
成置孺子于何地神祖曰此非孺子所知也誅三成
便已正則曰公不負孺子孰負公正則為公死左援

卮酒、右掾長政、願長政曰、以此酒啖三成肉、神祖
大悅、賜之乘馬一匹、然深意正則為變、問請長政、
夫言死也、諸侯妻子在方坂、未敢言誅三成、陽為引
兵西、細川忠興、黑田長政、京極高知、加藤嘉明、藤堂
高虎、生駒正俊、蜂須賀至鎮、寺沢廣高、金森長近、田
中吉政、德永壽昌、筒井定次、稻葉正道、分部光嘉、市
橋長勝為一軍、正則為魁、淺野幸長、堀尾忠氏、右馬
則瀨、中村一榮、一柳直盛、山内一豊、松下重綱、西尾
光教、九鬼守隆、戸川達安、為一軍、池田輝政為魁、并
伊直政、本多忠勝為監軍、集清州待神祖之至、修器

械攻降城邑、初三成欲降清州、大崎長利不聽、神祖
後聞之曰、破賊長利功也、頃之諸將宣言攻大山、稻
葉貞通等忝攻阜之大山、正則涉河屠竹鼻、知輝政
破敵于米野、使之謂曰、君背約伐敵、詰且不能後君、
之在城我前我伐君、輝政曰、功非背約以敵來伐也、伐
敵敢不守約、正則尚猶不平、嘉明日、君何恤焉、輝政
先至岐阜、我從君伐大垣、明日伐破岐阜、織田秀信
將死、正則止之、九月十四日、神祖至岡山、執正則手
謂諸將曰、明日死敵、其夜三成如關原、兩衆誼譁、正
則請蹶之、十五日、神祖至關原、嘉明定次擊秀家于

野上、忠與、直恭、貞通、直政、忠吉、與薩侯戰、廣嶋、直盛、
達安、破行長、集秀家軍、長吉、吉政、長近、伐三成、又、
分兵左、忠勝以長益等擊走、共攻薩侯、既吉繼死、東
兵疾趨大呼、声動天地、正則所當擊不克、三成大敗、
此日正則功為首、上既敗三成、令正則、輝政、長政、奉
長、先入京師、為使問高臺君待上至、正則又如阪見
秀賴、遣人說輝元外出、以功封藝倫五十万石、治于
廣嶋、正則乃見、有功者福嶋、治長、岐尾、閑石、見眇、長
尾一勝、肇、左右、窃晒、上拂然曰、三子助君顯名天下、
汝等无病立何功、從是正則恃功殺伊奈、今成、如藝

收、巖嶋、祠田、團人大駭、秀賴病痘、諸侯譖遣使者、正
則親往見、阪不振、說秀吉所善遇者盟于阪、殺于正
之歸、其妻、神祖所名康元女、如越見秀康曰、僕之事
君、不惜一死、然太閤有遺命、未敢以身許、入泣以動
秀康、時大與作城、江駿、皇宮名護屋、笹山、正則如名
護屋、私輝政曰、如都城孰敢憚功、為諸子發、諸侯甚
无謂也、是上能言天下之事者足下也、蓋為一言之
輝政未對、清正厉声曰、大丈夫不言則止、言則若无
筭、正則口噤不得言、輝政大笑以為戲、然役未畢、集
神祖聞正則語、召輝政曰、頃聞列侯苦役、其早歸國、

待我之至。於是日夜趨役城成。甲寅饋糧于阪八万、
神祖使其所善竹中重信語曰、舅甥有相賊之心耶、
是成長益治長之為也、我欲與卿往誅二人、而衆不
能无疑于卿、以為我遣忠勝、正則乃召妻子江都、為
書遺秀賴曰、公得鑄鐘之責、不思所以自明、欲以區
區之坂難天下、譬^如犢羴向車、狂妄取滅亡、亦孰怨、
正則與公義存一家、為公計至熟、今之時、詣駿詣江
者、咸言公之事、公必東、大夫入以塞衆之言、衆无言
則上意自然安、而坂无憂、若苟欲難天下、正則不得
顧視、為先鋒攻坂者、正則也、妻子已在江都、上必許

焉、又借遣心腹之人、語忠勝、忠孝不可並得、汝意攻
坂乎、柳亦棄我乎、棄我殺我、汝^又不怨、忠勝不從、捕
坂使者攻坂、偶加賀侯上旋夫人書、有熊本廣鴻納
糧大坂事、二祖秘之、乙卯未至城破、三成之亂、子正
之從、關原之軍、弟正賴走入長島、見圍月餘、已解封
字多矣、久之殺正之、立忠勝、正賴暴被告、為正則故
不治、後貸及金、偽造反之、尼許之、又遣死士刺上書
已者、破坂之年、免侯毀其城、二子為仇所殺、正則將
祖父江清長使見神祖、戰關原有功、薦為朝臣、以為
青山忠成、蒙青山氏、甲寅以通坂誅死、人咸意正則

使之、德祖久留正則、神祖病篤、召正則曰、我為子言、使歸國、善抚士民為自計、夫大夫孰无急于斯乎、我病如此、不復見子、正則得此語、伏地而泣、汙流浹脊、少頃神祖顧正純曰、正則謂何、正純曰、太閤時正則未嘗貳于上、而况于今乎、豈謂得責于上如此、臣不負上、何負臣云、神祖歎然曰、人果不可信、我欲聞此語耳、正則出語德祖曰、我死從之、德祖以為雖不臣、有関原之功、欲問不敢、召正信問之、正信時致仕、杖詣朝日、秀賴所親、莫過清正、則幸長、召秀賴京師、清正幸長徒從不離側、正則獨称病不至、神祖

深義二人、取其女為二藩夫人、而薄正則為人、長子正之嗜酒有狂易之病、拘使餓死、平生喜怒、死士庶老幼觸之使死、性貧、身侯大國、手執牙籌、積畜不知止、厚稅暴使二州之民、不安其居、或有溢死者、所貢蒲席減賈強取、後遂鹿惡、不可進御、上第尽佗沾得、有司之責而誅鬻者、夫立人收作肆其志、縱其欲也、安折使得其所也、慢上之命、輕民之生、罪不容死、正則之暴、如此存之、二州圖殺之、二州安、凡神祖嘗苦尸艱于一世、而不辭者、為天下万姓也、而外二州私有功、非所以奉祖庙也、上猶與未決、請增其城上、不

狀曰、毛利氏有十州而居此城、今僅二州而增之者、
何、城成則使人視之、大於所請、命毀所私增、少損城、
之東南陬、以無徒役不之厓、元和三年、從朝京師、拜
從三位參議、五年六月、忠勝從上如伏見、大買兵器
于京師、上乃暴其罪、從正則于津輕、未行政食河中
島四万五千石、父子同日就擒、明年忠勝死、寬永九
年正則卒、御史將檢其死、未至燒尸以葬、以故嗣絕、
憲宗思正則功名、其孽孫正勝為官衛將、伊豆守死
无後、德宗時賜庶孫助六邑奉^斯祀、初大臣恐正則
不就命、大田吉正曰、正則所為莫不戒、若知无益不

動、果如吉正之言、

田中吉政、江及田中人也、弱耕田、苦見一將軍過田、
中導從、大盛大息曰、大丈夫當如此、叙來往事、官部
善祥及秀吉召善祥、養子秀次立為嗣、叔可為保師、
者莫若吉政、乃奉為之、傳食八幡山三万石、從秀次
至小田原、封園崎十万石、而吉政以直諫、迂秀次、称
病不出、竟不坐其敗、時至小山、三成遺書自後起、厓
之又使善祥子長房助之、而不告吉政、吉政陰受上
之誠、善報誤之、久之長房以吉政出關、不與之言、恐
其擒之、棄軍獨亡、吉政追虜之海上、是時長子政顯

質于江都言欲詣軍所吉政恐其及遣騎本坂告吏
勿出閤既先渡合渡父子共戰關原三成破進攻沢
山吉政募人燒塙屠之無三成屐還圍伊吹三成日三
成病痢不能行檻袴管空腰鎌而臥吉政以歸善過
之欲死不許歸之大津以功封筑後政筑後守貞上
恭謹无過惡長子輕桃廢之立次子忠政卒甲寅上
命忠政待薩兵過而出國以故不及戰明年至兵庫
而還元和七年忠政卒无子國除封吉政弟政弘三
万石頃之卒以女婚菅沼定政為田中氏宮大衛將
主殿頭邑五千石元祿中定政曾孫定陰无故自殺

田中氏竟衰

史臣曰清正等四人以悍鷲之質列伍于侯伯正則
恃功好殺懷貳吞財有一于此莫能不亡宜哉身囚
北隅焚死中野清正雖稍近道知有利而不知有義
後嗣羅禍抑亦有由也嘉明吉政於諸將謹慎而子
孫遂衰豈不傷哉

池田輝政父曰信輝伴資平後也方足利氏之衰有
瀧川恒利者居幕府尾將一益季父也楠正行遺腹
子曰池田敬正孫政秀以女妻恒利使蒙池田氏恒
利如尾通尾君乳母之弟生信輝以故幼子尾君狎
親及長殺人凶命乳母為言使立功贖罪為射者小
救攻星崎還為備後守擊殺尾公子信行其君
之弟前將代為嗣者也尾君悅與其室封大山稱為
紀伊守既伐取花熊尾崎兵庫乃以大垣與信輝
子之助輝政從父有功賜長者伊月賜長者尾崎

池田黑田藤堂傳第二十一

池田輝政父曰信輝伴資平後也方足利氏之衰有

瀧川恒利者居幕府尾將一益季父也楠正行遺腹

子曰池田敬正孫政秀以女妻恒利使蒙池田氏恒

利如尾通尾君乳母之弟生信輝以故幼子尾君狎

親及長殺人凶命乳母為言使立功贖罪為射者小

救攻星崎還為備後守擊殺尾公子信行其君

之弟前將代為嗣者也尾君悅與其室封大山稱為

紀伊守既伐取花熊尾崎兵庫乃以大垣與信輝

子之助輝政從父有功賜長者伊月賜長者尾崎

池田輝政

父子三人同日受邑尾君薨孫秀信幼信輝秀吉封
尾君之賊克之與勝家長秀議共行政徒信輝于大
垣之助于岐阜輝政于池尻秀吉於是欲亂織田氏
許信輝濃尾參謀信雄信輝潛召赤長一堀秀政謀
請信雄五州信雄告之參公笑曰反覆之徒不是侍
也信雄乃謝卻使者信輝怒襲大山扇之潛兵入參
公敗之于長湫信輝之助長一咸死秀吉乃與輝
政十萬石還自薩賜羽柴氏又賜姓豐臣小田原平
封吉田十五石伐九戶至國分寺是時北奈氏直死
良祥主寡居秀吉命家輝政慶長五年自小山西

德祖名本多忠刺女嫁光政為大將時召入獨面兼
命語秘不傳既倫侯卒嗣幼以韓人未當過倫上慮
不供給徒光政為倫侯寬永十三年部池田氏五侯
及平岡重勝建部政長九鬼久隆中川久盛山崎家
治戶川正安桑山一玄毛利高直城江都上如光陵
命光政與知政事忠秋佐世子居守賜建郡祖廟于
倫光政賢喪祭不用浮屠國建學校鄉置教授試助
汰除墾田省賦役禁淫祠創社倉廢國量制等級起
廷議置諫官受投書獵習戰陣募而求士自鄉大夫
以下有一善莫不賞焉有兄弟爭財者同登而囚悔

而後教孝悌遺之郎中曾奉善夏親者與之田後閱其偽于賞諸自黜侯曰何傷孝期于悅親庸詎知不誠乎熊沢良介佐其君以道津田左源太填海拓地皆名于諸侯者也而光政善聽之嚴宗時通渠麻布入海久之不與執政合致仕于綱政立封弟政言政倫為侯皆津田所填海之地也政言余為良介後是時新宮侯重時卒无嗣地歸有司重時大父重利本下問氏而輝政出也割播新宮封之為越前守甲寅以堅守尼崎使任于朝于尼崎代官綱政既立尽復建父時所毀佛寺大崇浮屠延室六年完粟侯數

楨之地雖以主故功德亦宜之云為人則直御下以寬聘賢下士揚忠賞功以欲矯時俗後宮之飾輿馬之制僅比郡縣之富以為坂之夏在且夕積畜以待徵令十七年朝江都并參議主之五子皆賜姓歸於朝京師明年卒于姫路子利隆割主之湯沐邑定粟佐用赤穗三郡與倫甲寅播倫戌尾崎二侯入神崎攻坂上命具舟筏忠繼以後利隆徒步破敵神祖恐二侯弱袒勝遣城永盛監播倫兵利隆亦怒後弟見坂將出欲伐之永盛不許神祖怒逐永盛分播兵塞海口是時西諸侯咸入天滿利隆有馬豊氏偶望城

内
卷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節

城中失火鼓譟乘之坂相善禦郤之坂相遣書利隆云
諸侯咸通使于我利隆執其使始所遣塞海口兵破
新家成明年播冷二侯軍于尼崎南自海上入中嶋
燒大曲斬千餘級今年春良祥主忠継皆卒以播三
郡封輝澄政綱從忠雄為倫侯明年利隆病歸播至
京師卒子光政代立請為武藏守不許一年從侯于
因伯之地初輝政與人飲酒或嘲其短少輝政笑曰
我為子舜為子歌雖惡觀之歌曰男知誰此封爵俱
高雖憂徇倭它无所勞笑者大慚於是時宗族盛多
食賦百餘萬諸曹諸衛不知其數朝廷因是不憂西

出與福島正則為二軍為之魁叔諸侯賈子于吉田
以主故也遣將攻岐阜正則爭先不決監軍忠勝謂
輝政曰君當惟成亥何故與人爭立功輝政乃止直
政謂正則曰何上之聚侯之民也舟筏易倫願侯道
西正則乃使輝政東輝政因破岐阜二將正則怨不
待己而破敵燒市絕其路輝政少長岐阜知道曲折
攻水路立旗城上而正則降秀治信與輝政爭益疾將
伐輝政之乃聽監軍出城歸功正則初或將燒城
輝政止之以故不得為功既見^上請當三成上不許
屯南宮下倫毛利氏之兵以德永壽昌市橋長勝橫

井伊織等擊破長束正家毛利勝永長曾我部恭親
僧惠瓊軍進定勢州以功封播磨為右少將又封主
二子忠繼倫前侯忠雄泠路侯為幼置長子利隆于
備前利隆母中川清秀女生利隆出主之五子曰忠
繼忠雄輝澄政綱輝貞而怨不立己之子為嗣不若
利繼隆至孝更主不異所生抗群弟如子及出封
選壯士為衛兵器資財皆豐完諸子利政虎威為
國上卿德祖名柳原康政女嫁利隆賜松平氏并武
藏守十三年天皇使人來聘輝政朝江都上屢遊其
邸給以道路之資本則使近臣送書諸閥賜獵于武

馬卒其地入宗國初光政立其弟恒元為完栗侯再
傳至教馬實綱政子也章宗時綱政卒子繼政
立信宗時繼政老子宗政立政言憲宗時賜筆書為
列侯政倫為奉朝請補謁者利隆之後今有三侯
輝政弟鳥取侯長吉事秀吉賜羽柴氏封吉田時分
万石邑與之從如名古屋典伐朝鮮之舟還監大佛
工作慶長五年攻政阜有功從兄伐薩兵進國長束
正家子櫻井谷殺之定水口尽賜所在貨粟明年封
鳥取供土木之役无慮六卒子長幸立從為松山侯
二攻阪一收三原二城坂長幸愛次子三之助為聚

取坂安沼女道長幸病安信與弟安經矯長幸命將
割松山之半侯三之助長幸弟長賴怒曰安信敢亂
人之家排闥直入斬安信擊安信三之助各有助者
流血滿堂堀直寄家與長幸隣以壯士數十人來救
乃定上閔閔長賴然於法不得不殺賜之死免長幸
放三之助長幸恚死立其長子長常為松山侯覽永
九年事也長常閔其曾祖臨陣常先登心欽之水野
善左曰此皆先君為匹夫時也至為將不然當進則
進當速則退知任之重也君為列侯欲徼匹夫謂先
君何長常悅此大賞善左為侯十年卒无子嗣絕

忠繼五歲封倫前九歲拜侍從左衛門督至父卒增
以主湯沐邑就封于倫甲寅攻阪至今橋本門于高
麗橋畝將燒橋攻使不得燒神祖恐傷衆植柵勿戰
運土填壕又造梯數十未成軍罷明年良祥主忠繼
相繼亡初主將鳩利隆忠繼知之每利隆見主必與
共入食則先嘗利隆以是得免於是忠繼代為倫侯
分完粟封輝澄赤穗封政綱佐用封輝貞咸前賜松
平氏政綱後病死无子上乃召忠雄與佐用讓諸二
弟輝澄輝與正保中輝與有狂疾殺夫人徒失侯輝
澄寵伊太伊織小川四郎委之政焉小川與小臣菅

遊自比顧金錢伊織敬言不用亡從出者半于國事
不可掩匿寬永十七年上曰輝澄威不能畏下臣室
爭權不知糾之不可為君子國徒庶野令食万石其
吏士徇私忘公無人臣之禮殺伊織遊自及其黨執
小川其余太適四方者勿借之舟若舍與食者論之
於是咸殺妻子縊死无收葬者嚴宗時封輝澄子政
直為粟鹿侯寬永二年輝澄卒歸邑于官五年政直
死立弟政成分三子石^與少弟政雄政武今猶比諸
侯

忠雄七歲為宮内少甫賜松平氏九歲封淡路娶夫

入于阿波甲寅與阿波侯取博勞淵斬其守將上賜
書忠雄勇士横川元登箕浦玄蕃明年兄備侯卒率
備衆伐阪已立為備侯寬永三年從朝京師拜參議
初安藤重信舍人河合某殺人奔備久之其子又五
郎亦殺人匿于阿倍正之家正之友安藤正珍怨忠
雄前匿重信舍人忠雄求又五郎正珍勸正之勿與
彦根侯阿波侯佐忠雄請之于上正珍之党益相聚
不辭會忠雄病痘將死召子光仲曰我死以又五郎
首為祭然忠雄卒事益解尾侯紀侯居間使出又五
郎又五郎亡所殺者兄渡邊教馬殺之于上野城之

下忠雄卒子光仲移封因伯之地因伯確確貧國也
蓋以其父匿亡入幾作亂故也光仲憲宗時老子綱
清封二弟仲澄清定為侯皆為松平氏以良祥主之
後也綱清无子以從子吉泰為嗣吉泰卒子宗泰立
宗泰卒^子重穆立忠雄之後亦有三侯存
黑田孝高佐々木秀義後也大谷^久下野守重隆從京
師^極高吉邵尼兵父美乃守識隆仕五著城主小寺政
識而居姬路賜孝高小寺氏久之政識死其子以孝
高子長政質于安土既悔通使于藝遣孝高伊丹往
則見執小寺謂識隆曰伊丹為藝執子之子我有使

計為子以禍為福不然子之子不免識隆正色曰孫
質也子肉也質肉誠不同易之不祥君必悔之居三
年伊丹拔孝高得歸秀吉進兵入播亡小寺氏秀吉
欲居三木識隆曰三木僻不若姬路四通可容大衆
秀吉見姬路悅曰信與孝高結為兄弟曰父事子之
父以穴栗之半封孝高時識隆病不起孝高從秀吉
伐藝與藝平未結會明智秀光秀弒尾君孝高見小早
川隆景假藝倫之旗趣秀吉歸光秀既不利望視二
氏之族大駭以為二氏率其衆至棄軍東走秀吉曰
楠廷尉亦生矣然孝高深以此自咎云小牧之役留

内務省

守大坂以監軍入九州以事被譏俄封中津十二万石實數二十万石是時佐々成政封肥後按籍奪諸豪之地諸侯不服肥後大亂秀吉誅成政遣孝高往治孝高如肥後諭諸豪曰大閤為公等誅所建之侯公等以為得計耶大閤若怒公等一旦使者至責以君臣之義公等能高枕而臥耶為公等計不若避邑請罪使者大閤聞如此必悅還公等永世无患諸豪聞之共解散孝高乃召首亂者殺之謂諸豪曰今天下无事无事留于中者而使者之所報久不下想有不忍言者公等何不熟為子孫計也諸豪乃咸自殺

孝高獲暴有大略不好文飾然性不好殺平生所與語多儒生秀吉歎曰豈兒不可及也率尔之斷勝于我數年之計孝高囚伊州三年不履戶庭足遂蹙故之孝高有功不見賞知秀吉忌其才恐不得自全佯病乞骸骨不許初長政為質于高臺君愛之養于後宮因得事高臺君為屢見言之乃使長政紹封削髮名曰如水然置左右不出嘗從容謂左右曰誰代我有天下咸愕然莫對久之曰嗣君在柯蕪斯語秀吉曰汝何多諱第試言之我所思慮誰指於是人之言所見神祖利家氏鄉秀吉大息曰然何有天下者多

為之上不亦難乎然我所謂異於斯彼跛兒先三子
有天下左右曰跛兒雖智僅居一城胡能為秀吉笑
曰彼智足闕諸矣之闕得大國不難且汝不見棟
面郎起自家僮子左右或語孝高之憂之不知所
書然亦不能自韜令石田三成常就問事孝高稍不
為礼三成諄之禁不得出入府門孝高潛謂長政曰
汝輩无患矣既從攻小田原慶長初使觀朝鮮還言
朝鮮不可有諫置大將語在其中中中明圍蔚山諸將
畏衆欲不救孝高父子勵諸將往擊大破朝孝高无
慮三如朝鮮安集吏民合謀議父子之功尤多初孝

高淺野長政傳命召三成發諸將攻晋州三成望見
二子圍棋久之不見三成怒走出不得令諸軍
使長政幸長獨攻晋州之核三成亦言之使二子
得罪從是長政幸長怨三成決於是骨髓三成之禍
蓋萌於此孝高諫秀次曰大閤老暴露于外矣君為人
之子曰縱淫乐不憂軍國之事父出子居事之大乖
者受禍不久早請渡海庶幾獲免不然臣不復見君
秀次不從居數月以及誅秀吉薨孝高見三成將構
難于神祖必其破而深結神祖之亦雅知其能每
有事必咨雖參河田人死與聞者既長政從伐會津

留老弱五十人城中津三成使者至秀秋出未知所
從孝高語其相賴勝必勿背內府秀秋後伐三成者
孝高本謀也孝高見使者賜與之求七州使者去罷
役拓土專修攻戰之具左右或諫孝高曰東兵不捷
增高至大无益于守修四境防盜賊結隣國討不服
勝不勝皆利于我是時故豐後侯大友義統與赤信
勝大田政信歿兵座三成中川秀成將田原紹忍宗
像掃部從義統于立石義統謀臣吉弘統率攻木葉
聞孝高至引歸立石孝高先鋒井上之房木葉守松
井佐渡追敗之于石垣原孝高乃併木葉高田兵伐

義統斬統率掃部誘義統虜之安政富永年禮小倉
久留米咸降其士去者送妻帑願仕者祿之歸者日
多三成破薩侯歸孝高所置水兵燒舟大獲與加藤
清正錮嶋勝茂會于佐敷將伐薩會賜書罷兵神祖
召孝高為軍師欲加爵位称病不任事神祖曰范蠡
有言功成名遂身退天道也子今用之亦范蠡也之
湖之志不可奪迨將封中國見請倫寡上悅孝高乃
築室黑谷諸侯見上禮之爭侯伺求見孝高惡之去
歸筑前與農商雜居不常其所見健士善遇之為侯
時饒富自奉甚儉日根野倫中還自朝鮮見孝高欲

歸前所假與其息偶有饋魚者召校人烹其骨倫中
甚不憚出所持來孝高曰昔有万里之行豈望見友
竟不受倫中慙收全而太頭常生瘡集所拭紙作屏
凡聽祖常稱為日本張良甚親善自三成亂意不憚
其所為稍踈之慶長九年病將死召長政曰我不若
先衆趨敵焉事四主咸得其驩不若侯于大國不若
先衆趨敵不若善深謀不若汝不若我者有二焉衆
哀我死而不哀汝死以我寬有恩汝蔽急期也我嘗
思棄汝爭衡天下其不齊者天也見愛人趨時不失
咸汝所不若也余婢執履之左水右桔與之曰倫物

而出則後機汝多思慮恐不能立大功于天下執編
蒲可裛飯日國主民之主食汝好室賤食愁財匱竭
既舉人細過罵不容口長政兼問言之孝高曰汝固
當不知強病為此者為汝也聞者莫不流涕竟不起
卒初伊丹賣膏沐者栗山利安負孝高而免後為相
治國侍重母里友信不識字奉為將後藤基次管正
利黑田一成共為股肱良臣而基次子政次不悅長
政以入坂長政年十四從軍獲首級孝高將死賤岳
歸長政在途悟曰畏死太親非人也揚鞭還軍所委
信勝誘中津豪作亂長政討平之襲封如朝鮮明季

如松出于王城南衆見長政從教騎馳之曰今日必捷矣為人所重如此又當軍中无事獵多得席三成如沢山其党尚謹長政見掘尾吉晴日向島未足厭衆之心君何不議請居城中且奉行居城中持文書如向嶋日不下三四開閉不時主者疲勞吉晴曰謹美命矣諸曹吏見三成免欲求媚神祖使與共請居城中稍詭諸將絶于三成自小山還至大磯神祖疑正則為變追召長政謀之長政矢明無之初神祖召保科正直女為長政婦從姑居坂栗山利安掩舟出謂船主莫便卒見吏搜之便殺孝高以長政善政則

憂與共倍歸見妻孥至大悅作伎樂三日至攻歧阜長政等如合渡三成兵阻水面陣諸將曰河水方盛基次在焉何不召與計基次日内府欲見諸將之於三成今日之事不在勝敗言未畢諸將騎馬而渡破三成兵至吕久川進壁于赤坂通使西諸侯使歸神祖奇計極多出関原從勇敢之士十余人衝三成陳冀得三成之是以先敗追至伊吹攻沢山以功封筑前為筑前守初秀吉入九州叔仲哀帝菅正相祠田長政至修作置祭邑撫幼故老民大悅方无事會賢友極歡約故老互奉其過以故反信等常得規

主之過小瀬甫菴作史諸侯爭贈金帛取美名長政
難之曰我家為國而不為名甲寅居江都遣子忠之
從軍明年從居軍以後是時忠之病強起從軍元和
未長政卒忠之代侯忠之前是賜松平姓寬永十三
年部寺沢堅高松倉重次松浦隆信大村純信谷衛
政蔭田權佐土方雄高小出吉英小出吉親杉原重
長伊東長昌宮城主膳加藤泰時黑田長與黑田高
次城江都耶蘓賊起太宗使長與高政發筑前兵可
二萬人別遣舟軍衛扼海路又令忠之往賊夜伐殺
黑田監物斬賊百余人賊將破忠之令軍有進无退

必先登縱我死无扶出明日攻屠之蛮船入崎港出
兵万二千船百余艘後忠之造大船賊婦人髮為繩
粟山利章利安子也屢直言忠之將攻之長崎尹竹
中重次速利章送江都忠之所為諸不法事尽露上
徵忠之之恐不知所出小川内藏自長政時典朝
聘之禮謂忠之曰利章告國陰事公恐无福公用臣
之言臣使公無所不安不然臣不能從忠之曰不敢
我之身使子之身也唯子制之忠之称使者如江都
舍于浮屠内藏率侯之徒徐行如侯之行至関上勅
吏勿納筑前侯于関會已如江都上怒召忠之廷與

利章辨忠之不言吏乃訊內藏之不言久之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此利章為大臣秉國之柄不念以死報君陷主于不義而求身之榮罷不能族臣忠之不敢自惜恐天下之事從是壞君臣之國從是廢是以不敢言因放声大哭上聞之肅然改容廷中大駭利章終伏罪赦忠之不問尽損儀衛徽宗時忠之卒子光之立光之子綱行好外教遺事于阿波世子光之癸之立次子綱政致仕綱政初養子蓮池族綱政子宣政德宗時遣兵逐蜚船于崎港無子以婢族長清子繼高為後繼高立與肥後平筑肥不通有餘年筑

前自如水辭爵位世為侍從賜松平氏初筑前立婢族三忠之立封弟長與為秋月族高政為東蓮池族高政後再傳至綱政繼宗國蓮池絕綱政時封弟長清為真方族給事于中德宗時死絕封長與子長重楹高田族世子如福山給事于中廷奏者今秋月族長治實野村氏之子也云
藤堂高虎佐木氏疏屬也父虎高育于藤堂氏冒其姓為藤堂氏仕淺野長政高虎十三殺賊十五從父戰如川淺井止仕阿闕政宗磯野盛景織田信登咸以客從軍最後仕羽柴秀長攻俱以三年克賜食

邑并諸大夫復平紀州賊入阿降水津一宮長曾我
部元親因高虎請降從伐薩還秀吉令高虎子丹羽
高吉增食二万石高吉者長秀子所養于秀長既如
朝鮮會秀長嗣子秀俊死去如高野秀吉召封高虎
今治與加藤嘉明伐元功于唐嶋取舟大小十余增
食八万石秀吉薨先令神祖利家一人往罷兵于朝
鮮利家病當行利家等止之日幼主在襁褓之中公
行死所受令乃觀可行者莫若高虎中途聞兵皆至
名古屋而受歸大老奉行不忤神祖或謀作難神祖
所善過加藤清正加藤嘉明淺野幸長細川忠興福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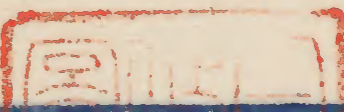
正則福嶋直茂亦忠政有馬則賴金亦長近織田長
益京極高次大谷吉継新庄直頼等執兵備之而引
與深謀者高虎輝政孝高父子他人无知神祖適前
田氏高虎乘婦人之輿候于河上遂從見利家偶
三成縮衣而至不歡去如高虎邸輝政等亦盛兵而待
三成不動慶長五年自宇都宮引兵西出破三成兵
于合渡諸將乘勝欲攻大垣高虎以為諸將破三成
公之威无伸天下謂監軍壁于赤坂神祖至関原高
虎至鎮高知當于吉継與秀秋夾攻殺之威集三成
軍三成是以敗既往和州定郡山增食廿万石為世

子及從是參帷幄者正信與高虎耳甚親寵常遊其
邸及適它必從乃居毋江都白微川侯寵臣之賢列
侯家屬徙江都徙高虎發之以規都城增封二万石
命癸紀以西至倫但十二州城筭山三年罷十三年
移封上野明年遣兵戍沅路使如肥後復定宇和島
甲寅神祖至二條訪行軍對曰諸侯未知所嚮臣願
先往試辰以觀天下之變以和州衆如天王寺屯河
內城水津者咸逃居二十日真田幸村後藤政次欲
伐高虎會諸侯皆至攻坂之人作書遣高虎為失道
至中軍其畧曰二公果如子之策分諸侯為二一者

塞河州一者塞泉州絕其糧道進不得戰退不得去
雖良平不得脫也子所欲之地不旬使得神祖召高
虎曰彼固不知子之二條之言子莫彼復為燒鉄書
其題曰秀賴斷指棄城門之下南條忠成與高虎相
聞燒城內兵或告秀賴誅之會城中有失火加越兵
攻城死傷甚多高虎獨以為非其期不出頃之城兵
相鬪高虎遽起傳城鳴金而退土望視曰高虎之衆
如指之從臂死不知意命連柵絕內外之道鑿地道
深入會和議成明年至千塚欲據堤至堤不止右部
遇水村重成于若江左部遇長曾我部盛親于矢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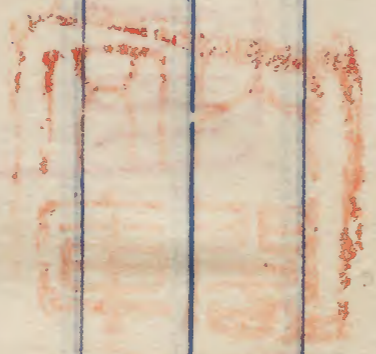
死者如丘井伊直孝自側擊重成之。死盛親亡。此日也。高虎直孝大失。亡明日改以加越為先鋒。使高虎津其間。前後所斬三千七百級。秀賴死坂。令水原石見變姓名如京師。欲為秀賴報仇。高虎捕得之。於是賜高虎室書金銀室馬各一名。刀一進階從四位下。益五万石。既以奉行起光陵。反以私財造廟于上野。寬永初。拜侍從。益五万石。卒于左中將子大學頭高次嗣前所子養宮內少輔高吉。以讓不立與之名。張二万石。高虎作誡子一編。言敬老愛幼。早寢早起。不赴宴會。禁奢靡。誦任史事。又叙己所以起傳諸子。

孫是時未著。殉死之。恫恐已死。多喪良士。令吏問命在且夕。誰相從。地下願知其入。吏得七十人。見高虎。見之日。朝廷命藤堂氏世為先鋒。不得殺士。送葬自弱。其兵上令如此。且人孰无死。終同歸泉下。早晚必相見。於是咸止不死。初高虎與信澄不相得。後迨貴薦其子信重。使有邑人。以是稱之。愛士如親戚。有辭忤者。解刀與之。曰子不得志。復來共飲食。遣之後。至則待之如初。高次復為左少將。治于阿乃津。高次。老子高久之。以久居封弟高通。高久卒。弟高睦立。高睦卒。子高通。子高敏立。高敏德宗時卒。久居侯高。



治立更主其季父高賢為久居侯高賢死立高敏弟
 高陳後高陳子高治又入嗣宗立公族高豐為久居
 侯久之國有年高治欲貯穀有司曰價賤者俸給用
 尚恐不繼何以有餘粟侯慨然曰此常事耳遭凶荒
 何以振民有年而不貯何時能貯命縣邑建倉百姓
 聞令下私誦一日祈神乞侯之福
 史臣曰織豐之間起者大抵咸驚駭而輝政獨寬大
 也且有此子此孫而美其業揚其名也知子莫若父
 長政所事能得驩心而莫自解入主之疑高虎出入
 能處其間智哉小川慷慨引大體脫其君之厄可謂

奇士矣



內務省

